

摩手登花

集玉第

白樹極律師受任

梁丙周通告

常年法律顧問

本律師受任梁丙周常年法律顧問

問嗣後關於梁君所著摩登花天

津小姐鴛鴦錄玫瑰露之著作權

板權依法盡保障之責特此通告

本律師事務所天津河北元緯路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五月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再版

五葉摩登花每册定價四角

著作者 鹿泉 梁丙周

校勘者 河北 楊笑天

出版者 天津 出版社

印刷者 大通書店印刷股

天津北馬路口衣庵胡同對過

總發行所 大通書店營業股

分發行所 各省各大書店

書才主人可

為現代青年之

模範

祁雲五題



風流瀟灑稱才子
旖旎隨隨是佳人

李子瀟題



摩登花

(第五集)

鹿泉梁丙周著

第二十五回 俠女逞威風鎗斃凶獸 義姐繞唇舌強約佳人

這部摩登花小說，雖無背景，亦非虛構，全書專畧，皆係得自朋友李金屏之口，鄙人在一集摩登花楔子內，曾叙明曰，惟書中人物之姓名，皆非朋友李金屏當日所述者，這是著者不得已之苦衷，閱者當能原諒，又書中關於李淑貞之同學，亦皆有出入，並不完全皆係同學，著者感筆力不及，易於穿插變見，乃藉爲同學，字裏行間，可省許多氣力，這是著者偷懶的地方，不過光陰有限，俗務紛繁，實在不待不如此，好在閱者皆爲精明人物，一看即可知其底蘊，當亦能原諒著者這份隱情，又有許多朋友，常常這樣問我：「丙周你怎麼給她洗腳？」這話問我，真是毫無道理，我對於這樣問我的朋友，實在無話可答，只可說一聲神經過敏，我著這部摩登花小說，完全是磨筆墨交朋友，書中人物個個與我無干，給妻子洗腳，雖不算什麼下賤事，可是著者絕不肯辦那事，閱者如無同樣思想則已，若有同樣思想，請即打消，須知書中人物自有人物在，著者不過是忙裏偷閒做個傳達而已，與書中人物概不相干，這話交待明白，即閱正文，上面書講的是，那大蟲將張義菊銜在山頭，放在石上，扭頭往回看了看，她見三津女向來道上，遂將左爪一舞；只聽嘩的一聲，將張小姐的衣服爪破，跟着右爪一舞，便將張小姐胸臆而來，列位

，不必担心，那三津女飛馬追趕，在月下看的真切，她見那大蟲舞爪張牙，眼見得張小姐的性命，懸在呼息之間，說時遲，那時快，耳邊只聽着鎗聲一响，那大虫怪叫一聲，向前一躍，約有三丈餘遠，墜在山谷之內，三津女躍馬來至山頭，挽韁下馬，先往山谷一看，深約數十丈，這時皓月當空，見那大虫斃命其間，三津女不由的說一聲孽障休矣，這才返回身來，走至張義菊身旁，合腰一看，但見那張義菊面色焦黃，已經嚇過去，三津女將她抱在懷裏，呼喚了多時，才有了一些聲息，但是仍然暈迷不醒，三津女抱着她坐在那裏，想了多時，自言自語的說道，也只好這樣，她想罷由馬身上將皮帶解了下來，她把張義菊爬在她的背上，拿皮帶由張義菊身後套過來，結在自己腰裏，那馬見他如此，好像明白她的意思似的，便走來臥在她面前，三津女背着義菊騎上了馬，那馬不驅自起，便順聽原路勾奔車站而來，一路之上，那三津女受了不少的苦楚，翌日天尚未午，便到了車站，一些人們，看見三津女背着一個半死不活的女子，騎在馬上，各個驚奇，爭先恐後的圍了起來，三津女若無其事，自己心裏却盤旋着這時不能到鐵路飯店去了，必須找個醫院住下，方爲妥當，三津女剛這樣一想，抬頭一看，就見路南有一所樓房，門口懸了一塊大牌匾，上書四個大字，三津女定睛一看，就見四個大字寫的是「鐵路醫院」，三津女看罷，將馬往懷裏一帶，便進了鐵路醫院的大門，早有醫院的夫役迎了出來，三津女將馬拉住，向那夫役說道，你快到裏邊招呼幾個人來，將這位病人搭

進去，那夫役聽了，不敢怠慢，連道是是，○到裏邊，不大一時，出來了五七個穿白的看護，大家來至馬前一看，却倒感覺無從下手，三津女在馬上笑道，你們過來接牠，我這馬不會踢人的，看護們聽了，才圍上前來，三津女將繫在腰間的皮帶解開，轉過身來，抱住了義菊，看護們一齊向前，將義菊接了下來，便搭入病室，三津女將馬交與夫役，也便追進來，幾個看護將義菊放在軟牀上，同三津女道，請問女士貴姓，這位小姐和女士是如何關係？得的甚麼病，請女士說明，以便回覆大夫，三津女聽了，向衆云：「護微微一笑說道，我叫三津女，這位小姐和我是朋友，因在路上，受驚過甚，以致不醒人事，請轉告貴院大夫，急速設法，諸位安心吧，看護們看了三津女的穿衣打扮，個個口裏雖然不說，心裏誰都奇怪，聽她說話的口音：類似天津，又像北京，一個個不住的拿眼看她，不一時外國大夫進來，三津女叙明義菊的病源，那大夫聽了，吃驚非淺，來到軟牀跟前，拿氣管聽了聽義菊的動靜，三津女低聲問道，怎麼樣，很危險吧，大夫扭頭向三津女點頭笑道，不要緊的！打兩針就會清楚過來，看護忙將針盤端過來，大夫並不加思索，一連打了兩針，就見義菊翻了一個身，大叫一聲，我的媽呀，三津女忙將她抱住，大夫又取了些藥水灌在義菊口裏，不過半小時的工夫，義菊已經完全清醒過來，據說這位大夫，是德國皇家醫院的大夫，因開罪國皇，被逐出國，在此鐵路醫院已經二十餘年，活人無數，遐邇共聞，說來也是張義菊不該喪命，竟遇上了這樣一位神醫，當時清

醒過來，一看那三津女站在面前，她這一喜，非同小可，立時說道，妳怎麼來到這裏來了，三津女含笑答道，妳怎麼也來到這裏來了，義菊這時心裏糊糊，想起自己在豹子嶺被大虫銜在口裏的情形，不由的倒吸一口冷氣說道，呀，我可不是死過去了，這是我的鬼魂看見妳了吧，三津女聽了，微微一笑說道，張小姐妳剛吃下藥去，養養神，我們再談話吧，那德國大夫在旁說道，是的，這時不必談話，女士最好暫到前邊客廳裏休息，讓她靜養一夜，明天便可隨便談話，三津女聽了，唯唯稱是，便出了病室，夫役將三津女讓到前邊用茶，三津女吩咐夫役將馬拴在一個清靜地方，她自己親自喂了馬，這夜三津女就宿在前廳，翌日清晨起來，便來病室探視義菊，到病室一看，軟床上却不見義菊了，她正自納悶，一個看護走來說道，女士是要看張小姐嗎，三津女點頭道，是的，張小姐那裏去了，看護道，請女士跟我來，說看出了療病室，走向東跨院去，來在一個房門口，看護上前說道，張小姐已挪在這間屋子裏了，女士要看張小姐請進去吧，三津女這見所跨院裏清雅別緻，窗下擺了花卉，清香撲鼻，再抬頭看這間屋子門口，上掛一個白木牌，寫着「三號養病室」，三津女啓簾籠走了進去，却是一個外間，東西牆有個門，掛着漂白布帘，三津女啓帘進去，却見張義菊睡在床上，動也不動，這屋裏收拾的潔淨異常，空氣非常的適宜，她見張義菊正在酣睡，不便驚動，便坐在迎門椅子上，三津女坐了一晌，覺着這所院裏雅悄無聲，清靜的連咳嗽聲音都沒有，正在這時，就

聽院裏有腳步聲音，由遠而近，就聽着外屋簾籠兒一響，三津女注目看去，就見白布帘啟處，進來一個年輕婦人，但見那婦人，粉臉桃腮，好生愛人，三津女看了，却覺有些眼熟，正在發楞的當兒，就見那婦人又驚又喜的跑到三津女面前，伸手拉住了三津女，咳嗽一聲說道，這不是李小姐嗎，妳甚麼時候來到這裏？三津女聽了，忙的右手掩住了婦人的朱唇，左手拉了婦人一把，來到外間說道，妳不是關公爺的張媽嗎？那俊婦人帶笑說道，是吶，我正是張媽，李小姐妳怎麼來到這裏來了，這位張小姐是妳的親戚嗎？三津女搖頭道，不是我的親戚，張媽道，不是親戚就是朋友吧，三津女點點頭說道，是一個新朋友，我且問妳，張媽妳甚麼時候來到這裏來了，妳的老家是這裏嗎？張媽道，那哩呀，我的老家是三台縣裏，去年冬季我們總長撤回東北去了，我沒有跟去，一位鄉親在這醫院裏伺候外國人，他給我介紹在這裏當女看護，我來到這裏今天剛剛一個月，真要把人悶死呢，不想今天竟遇見了小姐，小姐妳怎麼來到這裏了，妳怎麼這樣打拌，虧得是認得的清，要是別人，一定不敢認妳呢，小姐妳到底是來這裏作甚麼來了？三津女臉兒一紅，懶洋洋的說道，我暑假畢業了業，沒有事情，自己便出來遊歷，張媽道，咳嗽我的小姐呀，人家遊歷都是在春季，天氣不寒不暖的遊青看景，那有在這熱煞人的時候出來遊歷的呀，小姐別是來這裏有甚麼事吧，三津女笑道，沒有事，沒有事，純粹是遊歷到此的，張媽又道，小姐是坐火車來的嗎，三津女道，不是坐火車來

的，是騎馬來的，張媽驚道，哎喲，昨天那個騎馬背人的就是小姐呀，三津女微笑道，大概就是我，張媽道，小姐背的就是張小姐嗎，三津女點頭笑道，正是她，張媽這時異地遇見了熟人，這份歡喜，自是不同，尤其遇見了這位二津女，她更有許多內心之言，想詢問於她，當時她慢慢的走進裏屋，搬出了一把椅子，放在外屋地下，請二津女坐下，她却站在一旁，三津女低聲張，她沒有醒嗎，張媽道，她睡的酣着呢，我再請問小姐一件事，三津女道，甚麼事，張媽未曾說話桃腮兒先紅的和蘋果似的，却羞的說不出口來，三津女看了，倒納起悶來，含笑問她道，妳有甚麼事問我，快說快說，張媽看了三津女一眼才吞吞吐吐的說道，我問小姐一件事，日後小姐可千萬不要對別人說，三津女道，就是就是，妳快說是甚麼事，張媽吞吐了半天，才說道，李小姐妳不是從天津來嗎，妳可知道管先生現在那裏嗎三津女一聽她說出了一個管先生，正說在她的病上，當時臉兒已經紅了，她強道，管先生，那裏一個管先生，妳怎麼和他認識？張媽紅着桃腮說道，他的名子叫管俊生，聽說小姐還請他吃過飯看過電影呢，張媽說到這裏，面上的顏色，好像自由了許多，兩隻俊目釘着三津女，靜聽她說些甚麼，三津女一聽自己的秘密，却被她曉得，當時芳心裏小鹿亂撞，面色早又紅暈起來，楞了一時才道，妳怎麼也和他認識，張媽道，當初我們小姐死了，他在我公們館裏住了許多日，我每天給他送兩次飯，他喝茶不是桂貞桂英給他沏，便是我給他沏，他在公館裏差不多住了兩三個

月，我怎麼不認識他，三津女道，妳這時間他做甚？張媽道，這一年來的光景，見不着他，心裏總是撇拗着，三津女道，要見了他呢，張媽道，見了他……見了他許就好些……三津女聽了，嫣然一笑，拿眼角瞟了張媽一下笑道，妳這回可算問着了，其實我也不知他上那去了前些日我由天津坐火輪到青島，在青島聽着朋友說，他在青島住着呢，多者一個月少要十天半月，便要回天津去，張媽聽了，心裏暗道，她倒知道的詳細。這樣我回天津等着他去，她心裏這樣想着，口裏却道，小姐妳幾時回天津呀，這位張小姐也是天津人吧，張小姐已經好了，小姐妳還不和他一塊回去嗎，三津女道，我來這裏多少有点事情，却還沒有達到目的，最近幾天內我不回去，張媽聽了三津女的話，站在那裏，前進進後退退，三津女是如何的聰明，一聽她剛才打問俊生的消息，便知道她和自己都是害的一種病，這時她催促我回津，那正是要求我將她帶回天津，三津女想到這裏，芳心一動，暗道，俊生俊生，只我現在知道的你已有四人，我看你將來怎樣辦理，三津女正在想着，就聽張小姐在裏屋叫道，三號看護，張媽聽了，忙的進來，走至床前叫道，張小姐喝水嗎？義菊道，不是喝水，妳在外間屋和誰說話呢，三津女恐怕張媽說穿了，連聲應道，張女士妳好了嗎，說着走進來了，義菊見是三津女忙坐起身形，陪笑說道，你昨天夜裏在那裏安寢的，受罪嗎，三津女微笑道，比妳這裏不在以下，妳不用惦記我了，妳只說妳好了嗎，義菊陪笑道，我已完全好了，今天我

想出去到鐵路飯店裏去看看，李淑貞回來了未曾，如果回來了，我便仍和她待伴回津，如果沒有回來，我就在等她兩日，再回天津，三津女道，今天女士先生不用去，她們今天絕對回不來的，至快也須明天來到，張媽在旁插言道，大夫曾告訴我，着張小姐靜養一禮拜，不可外出，外出恐有妨害呢，義菊自昨夜搬到這三號病室，見這三號看護，模樣兒長的風流漂緻，說話又好聽，伺候人又特別的週到，義菊就很喜愛她，只是昨夜身體疲倦，早早的安息了，未曾願得和她談話，這時見她曉妝初罷：穿的雖然仍是醫院的制服，可是一副龐兒修飾的格外鮮艷，義菊聽她說大夫不令自己出門，須在此靜養一禮拜，心裏暗道，有她這樣一個人在這屋裏和我作伴：別說一禮拜不許出門，就是兩禮拜三禮拜我也不膩煩，義菊心裏這樣想着，眼晴連瞟了張媽幾眼，因見三津女在側，未便談話，三津女看了義菊那種風騷樣子，心裏又是敬她，又是恨她。敬的是她，爲了朋友的事，不願艱險，千里奔波，自己吃盡苦楚，幾乎喪了性命，却連一句怨言沒有，恨的是她，一味風騷，不知改悔，其實三津女當時這種思想，有点冤枉張小姐，開言少叙，書歸正傳，且說，那三津女見菊義精神業已回復，沒了性命危險，心裏太平了許多，當時向義菊道，張女士妹在此靜養哩，我要去了，說着站起身形，便往外走，義菊便要下床追趕，却沒有鞋子，下不得床，大聲招呼道，三津女妹先別走，我還有話請問妳，張媽忙的往外追趕，那三津女已經出了跨院，張媽隨跟來，連呼李小姐你要到

那裏去？妳要回天津，千萬將我帶回去，三津女見她大聲嚷起來，恐被別人聽見不便，才站住身形，張媽兩隻小腳飛也似的跑來，三津女笑道，你嚷什麼，不是想回天津嗎，給妳，說着由身上取出皮夾，拿出二十元錢的鈔票，遞給張媽道，什麼時候願意回去，就什麼時候回去，不要纏人了，我還告訴妳一句，無論如何，不要告訴張小姐我是……：……：……：她說到這裏將嘴放在張媽的耳朵上，又說了幾句，張媽聽了，點頭稱是，三津女便拉馬去了，張媽回到跨院，見義菊沒穿着鞋子站在三號門口，張媽忙陪笑道，張小姐妳快進去，我有話和你說，義菊因為沒有鞋子，未能追趕，還以為看護替她追趕去了，這時見看護回來，並沒有三津女，忙問道，怎麼沒有追上，她又才走了嗎，張媽含笑道，小姐妳追她做甚，到天津自然會看見她的，張媽說着啟廉籠進了屋子，義菊也只好進來，他又問張媽道，三津女回天津了嗎，張媽點頭道，是的小姐，妳趕快養病，好了以後，我和妳一塊回天津，妳好不好，義菊以為張媽和她說着玩，並不入耳，只是追詢三津女，那張媽和她說說東，說說西，只是不提三津女的事，簡捷說，這日過去，到了第二日，義菊覺着身上一些病沒有了，和素日無異，大早晨起來，便要到鐵路飯店去看李淑貞回來了沒有，張媽攔她不住，只好回明大夫，大夫苦勸她不可出去，再養幾日，出去才好，義菊的性情，是閱者知道的，她要想着怎樣，就得怎樣，誰也攔她不住，醫院的大夫見她非出去不可，再攔她就敢把她急瘋了，只好告訴她出去一時早些回來

，不可在外邊時間長了，義菊答言，出了醫院，僱了一輛洋車，一直拉到鐵路飯店門前，她下了車，便往裏走，鐵路飯店的夥計一看是張小姐來了，大聲說道，張小姐您晚來一晌，李小姐已經坐十點一刻的特別快車走了，義菊聽了，大吃一驚，忙問道，李小姐什麼時候回來的？夥計答道，李小姐昨天下午到的，這時剛剛上車走了，義菊站在那裏楞了多時，又問夥計道，李小姐走的時候沒有給我留什麼東西嗎？夥計道，沒有留東西，今天忙忙匆匆的便走了，義菊又問道，也沒給我留什麼話嗎？夥計道，沒聽說留什麼話，要不小姐您候一候，我到樓上問問茶房，看留下什麼話未曾，義菊道，勞駕你，夥計到樓上問了多時，下來對張義菊說道，李小姐走的時候，什麼話也沒留，昨下午騎着驢剛來的時候，一進門倒是先問張小姐回來了未曾，我們告訴她還沒有回來，義菊道，她還說別的來碼，夥計道，還問樓上十五號住的一位李小姐，那位李小姐自妳們來到的那天晚上就走了，後來沒有來，我們便其實告訴了李小姐，義菊聽了，心裏大爲不滿，心裏自想，李淑貞太不够朋友了，我和她約定在這裏會面，她來到這裏，却連站都沒站，只過了一宵，今天便乘車回去了，她走的時時，連一句話都不給我留，她未免太小氣了，在大管庄村東，雖然抬了兩句槓，頂了幾句咀，也不能這樣呀李淑貞李淑貞妳未免太小性了，那夥計見她站在那裏一聲不語，面上顏色都換了樣兒，夥計從旁解釋道，看李小姐樣兒，家裏一定是有了什麼事。不然一定要在這裏等候妳。那夥計正和張義

菊說着話，却見信差送信來，夥計隨手，接過來一看，浮皮一封，寫明交張義菊女士，那夥計看了。將眉頭一皺，便走進賬房。問那先生道，有這麼一位張義菊女士嗎？張義菊在門外聽了，忙答道，誰的信吶，說着走進賬房，將信拿在手裏一看，正是她的名字，遂道，這是我的信，說着將信拆開一看，就見有一張素箋，還有一個小信封張義菊先看了看那小信封，口兒封的很是嚴密，皮上水筆寫的藍字，看着十分藝術化，小字兒寫的特別秀麗瀟灑，怒道寫的甚麼？張義菊當時念出聲來道：勞交管俊生先生收啓，左邊寫了內詳二字，義菊看了，不由的大吃一驚，她以爲是李淑貞自殺死了，這封信是給俊生的遺言哩，所以她當時面色皆黃，再看那張素箋，上邊也是水筆藍字，寫道：

蜜絲張：

對不起的很。因我草草數語。致累士險亡虎口。幸蒙大夫詳加診治。女士精神慶得復原。日昨匆匆告別。頗覺不恭。尙祈原諒是幸。

再者女士伴人至大管莊所尋之人。與鄙人亦係朋友。聞彼將由青島返津。彼至津時。乞女士費神將此信付伊爲荷。專此敬祝

旅安

三津女謹託夏歷六月十一日

附信一封

張義菊看罷此信，原來是三津女寫的，並不是李淑貞寫的，她把這信翻復看了兩遍

，又把給俊生的那封信審察了多時，夥計在旁說道，這是李小姐給來的信嗎、不能這般快呀，她是坐十點一刻的車走的，這時才十一點剛過……張義菊道，不是她來的，這是別人來的，夥計道，那就是了，張義菊吞罷，將素箋和給俊生的那封信，一併仍裝入大信封裏，她再仔細看那大信封上的郵戳，却是從前邊車站來的，張義菊這時知道三津女已經離開這裏了，心裏只有悵惘，沒有法子，便出了鐵路飯店，步行奔醫院來，她一邊走，一邊想，她想的是，這三津女奇了，怎麼她也認識管俊生，她和管俊生也是朋友，她却又知道管俊生現在青島，她又知道管俊生將由青島返津，她雖然在豹子嶺救了我們兩次，但是始終沒有問我們到那裏去，有什麼事情，看她這信上，却已知我們是到大管莊去找管俊生去的，他的名子叫三津女，這個名子未免特別，三津，三津女是什麼意思……張義菊邊走邊想，不知不覺已經來到醫院，她進了門，一直往裏走，進了東跨院，三號看護正在門前站着，見張義菊回來，忙將簾籠打起，義菊走了進去，三號看護也便跟了進來，忙的給她打臉水，打手巾，陪着笑問她道那裏去了，張義菊這時本是滿腹心事，經她這樣殷勤的伺候垂詢，却將一切事情置之腦後，立時高興起來，當時向三號看護道，我來了兩三天，蒙妳這樣寬待，真是使我感激不盡，請問女士貴姓，府上那裏，張媽聽了，哎喲一聲，笑着答道，張小姐妳別拿我們開心了，我們這伺候人的，還敢稱貴姓嗎，我們婆家姓張娘家姓陶，

我們老家是三合縣的，張小姐妳來了這兩日，我們也沒敢請問妳府上是何處的，聽着小姐的口音，好像天津，不知是不是呢，張義菊聽她說話，恁般溫柔，真是可親可愛，當時開口說道，我正是天津人，三二日內就要回天津了，可惜妳在此作事，不能到天津去，妳要能到天津去，在我家住些日，我領着妳到天津各處玩一玩，那夠多好啊，張媽一聽，芳心大喜，滿面堆笑的向張義菊道，就怕小姐不肯吧，張義菊道，我歡迎之至，就怕嫂子不肯去吧，張媽道，小姐妳要果敢管我飯，我馬上就敢跟小姐上天津，張義菊笑道，嫂子妳要不去妳是什麼，張媽笑道，我要不去我是個小花狗，不因此一番有分教，管俊生重泣天津，小張媽再施媚氣，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紅顏薄命可憐陶氏無寄託 痴女何辜慘哉春芳枉輕生

從來紅顏多薄命，這話說的一些不錯，話說那張媽生就的一副花容月貌，爲人又勤謹又謹慎，言語溫柔，和藹可親，對人總是抱着寧人負她，她不負人的宗旨，這樣一個無處不好的女人，却讓她年輕輕的守了寡，娘家既是窮無立錫之地，婆家却又是一貧如洗，沒有生活之路，那年經鄉親介紹，到天津關總長公館裏當老媽，剛剛吃得一頓飽飯，又趕上關總長退却走了，她回到三合縣…了幾個月，才經鄉親介紹到這車站鐵路醫院當看護，在表面上看，好像比當老媽高尚一些，據張媽自己說來，還不如當老媽來得快樂，這個都是閒話，我們放下不提，且說張媽當年她丈夫在日，夫妻小兩口的感情，很是不

錯不料天不作美，她丈夫竟得了一個不醫之病，嗚呼去世，賸下她一個人，孤孤單單，許多的人，想娶她爲妻，皆被她拒絕不允，去年她在關公館當老媽的時候，管俊生在關公館住着，她一見俊生便認爲知己，其實管俊生對於誰也是那樣，張媽她却始終忘不了俊生，後來俊生去後，她時常打問俊生的消息，却始終沒有打問着，後來關總長退却走了，她回到三合縣，有一家財主要娶她做妾，她仍是不允，她說她情願受窮，也不嫁人了，上月她來到這醫院充當看護，到今日正是一個月，不想却遇見了三津女，她聽三津女說，俊生將於一個月內由青島回天津，她聽了這個消息，恨不想立時回到天津，去等候俊生，可憐手中分文沒有，這個月的薪金，已經預支花了，因此她才不顧一切，竟纏着三津女將她帶回天津，那三津女乃是當今女界中的魁元，什麼事都想的開，不把錢放在心上，給了她二十元的路費，張媽自是感激不盡，心裏說不出來的高興，她便想着在這一兩天裏告假回津，這時張義菊約他到天津去，她正是求之不得，當時她心裏拿好了主意，她這次到了天津，就住在張義菊家裏，她見張義菊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准知家裏有錢，不是窮人，我到了她家，便將原來面目一露，就在她家當老媽，等着俊生，這是張媽的心事，張義菊當時那裏知道，見她臉兒又白又嫩，穿的雖然不是綾羅綢緞，洋布的衣服却是又整齊又乾淨，那裏像是個老媽，當時他們兩個極端歡迎去天津，一個滿心要到天津去，話兒一擠，成爲事實，當時張義菊向張媽說道，妳說我們幾時起身

吧，張媽想了一想道，大夫說妳須靜養一禮拜，精神才可完全恢復，計算着妳還須五天才可出院，簡直妳那天出院，我們就那日起身，妳看好嗎，張義菊這時坐在床沿上，張媽却站在屋地下，義菊將張媽上下看了幾眼笑道，瞧妳那一雙小腳，站着不吃力嗎，快過來坐下，我們談話，張義菊說着拿手拍着床沿讓張媽坐，張媽那裏肯坐，義菊伸手將張媽用力一拉，却將張媽拉在她的懷裏，義菊瞪圓了兩個眸子，細瞅張媽的容顏，義菊仔細一看，但見她那一張白嫩而皮兒，真是用氣一吹，便可吹破，水汪汪的一對眼睛，一轉一轉的真可以蕩人魂魄，張義菊越看越愛，拉着張媽不肯放，低聲笑問道，嫂子你的他作什麼事，張媽聽了腦子裏立時憶起死去的丈夫，却又想到俊生，一半兒傷悲，一半兒高興，呆了一時才含笑說道，他嗎，我還不知道呢，她說罷這話，望着義菊痴笑不止，張義菊拿玉手打了她一下兒道，快告訴我，妳要再不說實話，我便要用力打妳，張媽臉兒一紅，啞的一笑說道，他嗎，快回天津了，張義菊用力將她一抱說道，怪不得妳要和我回天津呢，原來如此，張媽聽了，臉上熱刺刺的臊的說不出話來，張義菊看了張媽這種表情，她不知就裏，信以爲真，遂高聲說道，既是這樣，我們今天就走，妳快去請假，走走我和妳一塊去，張義菊說着，站起身形，拉着張媽便往外走，正在這時，却聽門外有人叫道，三號壽誕在屋嗎，張媽一聽，是院長的聲音，不覺嚇了一身香汗，戰戰兢兢的答道，在屋吶，一邊答着腔，一邊迎了出來，張義菊却也搶出來，一溜是個外

國人，她沒得插口，那院長原是來看張小姐回來未曾，這時他將三號看護喚出來尙問未語，却見張義菊也走了出來，遂拿中國語問張義菊道，女士到那去了一趟，時間倒還不甚長久，請女士不要再出去了，在此安心靜養幾日，精神完全復元之後，便可出院，張義菊這時正要拉着媽媽去找醫院的主事人，不想正趕上院長來到，遂帶笑向那院長道，有勞大夫惦記，現在我身上的牙傷已完全好了，我今天就要出院了，這時正要去見院長，告辭出院呢，那外國人聽了，急擺手道，不可不可，女士遂須吃藥品，在此靜養幾日，否則精神不保健全。容易錯亂，那便成爲長久之病，豈不危險，張義菊那裏肯聽大夫的良言，她是非走不可，她又問明這個外國人就是這醫院的院長，當時索性就給張媽請起假來，她向那院長說，三號看護天津有急要事情，必須今天起身，我正好和她同伴走，貴院長不必強攔，其實我沒有什麼病，就是有幾處牙傷，亦很輕微，業蒙大夫給醫治好了，鄙人感謝不盡，……………那外國人見她去志堅決，知道攔也是白費唇舌，便笑道，女士既是非走不可，本院也不便強攔，張媽見院長准允了張小姐出院，她便向院告辭，那外國人無法，点了點頭去了，不大工夫，一個夫役拿了清單過來，遞給了張義菊，張義菊接過一看，見上面寫着張小姐存洋一百元，醫藥宿膳費共洋四十五元整，下存洋五十五元，張義菊看罷，心裏自是感激三津女，這個不在話下，當時她將存款領出，張媽打好了行李，她們倆僱了兩輛洋車，便奔車站而來；到了車

站一問，這時沒有車，等到四點半有一趟平常快車，張義菊和張媽便在車站上買了些食品，草草的吃了一些，義菊抬頭往西看去，却看見那鐵路飯店的大樓，孤立在那邊，她心裏不覺想起那日和李淑貞下了火車，腳行給抗着行李便奔了這鐵路飯店，我和她在此住了一宵，便騎驢奔大管莊去了，張義菊立在站台上回憶她和李淑貞去大管莊一路上的所遭所遇，不覺毛髮悚然，暗道幾聲險呀險呀，她正在想着，却見面前走過兩個姑娘，她見那兩個姑娘每人梳了一個大辮子，不覺又想起那管家姊妹，待人是怎的親熱，不知今生還能和她們姐兒兩個見面不能，義菊想到這裏，不覺長嘆一聲，張媽這時坐在那裏，正在想事，忽聽張義菊長嘆氣，忙道，張小姐妳怎麼了，義菊見她很是驚奇的問自己，不覺笑了，便挨着張媽坐下說道，我想起了兩個人，實在愛人，只恐怕不能見面了，張媽忙問道，怎麼的兩個人啊？張義菊說道，說來話長，妳就不必問了，大凡一個人都犯這種脾氣，別人越說不要問了，他是越想問，張媽也是犯這種脾氣，她見張義菊說不必問了，她遂道，我們這時在這裏坐着等車，正好談些閒話，張小姐妳怎麼反倒不說了呀，怎麼的兩個人怕不能見面了，這兩個人是男的呢，還是女的呢，和小姐是什麼關係呢，張義菊本是喜歡張媽，張媽說什麼她都愛聽，這時張媽問起那兩個人來，張義菊却先笑了笑，拿手輕輕的拍了張媽一下笑道，我們見面已經三天了，我們倆講的情投意合，便要伴着回天津，其實我是怎麼一回事到的妳們醫院，妳可曉得嗎，張媽聽了張

小姐這話，不覺楞了，忙笑道，張小姐正是呢，妳是怎麼來到這裏的，妳身上的牙傷，聽說是猛虎咬的，是真的嗎，我總想問問小姐，總沒得問呢，張義菊笑道，正是猛虎咬的，張媽聽了，立時皺起眉頭，驚奇的說道，果然是猛虎咬的吶，咬我的娘呀，妳到什麼地方去，有什麼事情，竟遇上了那東西，妳怎麼逃出的虎口，送妳到醫院的那小姐，她和妳是什麼關係，這時車還不來呢，小姐妳可妨說一說，教我心裏也明白明白呢，張義菊笑道，嫂子既問，不便不說，聽我道來，那張義菊坐在站台上，便將她如何陪着季淑貞到大管莊去，在豹子嶺前如何遇見強人，強人如何將她們綁在驢上，她如何將綁繩掙脫，強人如何向前捉她，她如何拾石坎那強人，強人如何動怒，如何開鎗要打自己，正在危急之時，三津女如何飛馬追至，如何開鎗，如何結果了二賊的性命，三津女如何叮嚀她們不可前去，她們如何不聽，如何到的兄弟店，兄弟店兩個兇婦，如何給她們炒肉豆芽，如何給她們人肉飽子吃，半夜三更，如何磨刀，如何將她們推進人肉作坊，如何將她們綁在人案子上，兩個兇婦，如何舉起牛耳尖刀，如何正要下手之際，三津女如何開鎗，如何將兩個兇婦同時結果性命，她們如何問那三津女的姓名，那三津女如何不說，她們如何逃出兄弟店，如何往前行走，如何看見亮光冲天，老驢夫如何向前，如何知道是手電燈，如何得着三津女的紙箋，如何再往前走，天氣如何的熱，她們如何休息，如何聽見山童高歌，如何到了大管莊，如何問不得管俊生的家，驢夫如何遇見

鄉親，如何到管維善家借宿，那大姐二姐如何愛人，她們四人如何同舖而眠，夜間如何夢見張春芳，翌日她們起身，大姐二姐如何的戀戀不捨，如何在牆上寫她們的通信處，她們如何贈那管家姊妹水筆，到大管莊村東口，她和李淑貞見解不同，如何分道揚鑣，她在飯舖裏如何要餅要鷄子，店東如何勸她折回大道，她如何不聽店東之言，到了兄弟店，房舍如何被焚，如何看不見三津女的踪跡，她如何往前走，如何拿大餅喂驢，她如何去鷄子皮，如何聽得人喚張女士小心，她如何看見大虫蹲在道旁，大虫如何將她撲落地下，如何銜着她逃跑，三津女如何縱馬追趕。大虫在山頭如何舞爪。三津女如何開鎗，自己如何嚇暈，至於三津女如何將她送在醫院，她却一概不知，張義菊一五一十的說了一遍，張媽聽了，面色不知變了多少次，等她說完，一裸芳心，還提着一把，楞怔了多時，才咬啣一聲，我的小姐呀，可吓煞我了，或有人說，著書的你怎麼一回事？說過去的話又如何如何的絮叨了這一大篇，看官有所不知。寫小說必須要有線索，上集講的張義菊伴看李淑貞到大管莊去的一切情形，起初不但著書的不知，就是敘述這部摩登花小說事畧的李金屏他也不知，這段事實時只有張義菊李淑貞二人知道，只有她們二人明白，其餘誰也不知詳細，著者怎能知道的那般清楚，皆因張義菊在那車站上，將這事如何如何的告訴了張媽，張媽將這事告訴了李金屏，李金屏才得告訴內周，內周才得知道這件事，才得在四集書裏告訴閱者，閒言少叙，書歸止傳，且說張義菊和張媽當日乘了

四点半的北上快車，翌日午後，便到了，二人出了車站，僱了兩輛洋車，便奔明智路而來，路途非遙，車夫腿快，不大工夫，已進了明智路西口，張義菊坐在車上，心裏暗自盤旋着進門的謊言，這時車夫已經止步，張義菊抬頭一看，已經來在自家門前，忙的下車，拉着張媽就往裏走，張媽抬頭一看，就見門庭很是闊綽，心裏暗自歡喜，張義菊拉着張媽剛一進門，大聲說噓一聲說道，這不是真妹妹嗎，張媽忙的用目看去，就見對面出來一個女子，年約十八九歲，瓜子臉，柳葉眉，長的好生風流，只是兩個眼圈鮮紅，好像剛哭過的樣子，她後邊還有一個婦人送她，也是淚汗淫的，這時那婦人猛的扭頭一看，也大叫一聲，說這不是我的小姐回來了嗎，小姐妳快到裏邊去呀，老太太哭妳哭的嗓子都啞了，已經帶過幾次去了，張義菊向前拉了李淑貞，李淑貞這時正要出門回去，一眼看見張媽就回來了。當時沒說出話來，義菊左手拉着張媽，右手又拉了淑貞，便往裏走，車夫將張媽的行李送進來，春明接過來，付了車資，不在話下，且說義菊拉了張媽和李淑貞，一直跑到上房，她在門外先嚷了一聲娘啊，張老太太一聽是她女兒的聲音，啞着老嗓子應了一聲，就見簾籠一啓，女兒進來，義菊撇開張媽淑貞，跑到床前，張老太太將她抱在懷裏，老淚滂沱，氣息不接，說什麼悲喜交集，却正是欲哭無聲，遲了一時，張老太太將義菊放開，張媽忙的向前給張老太太請安，張老太太眼睛雖暈，却也看出張媽是一個俊俏婦人，遂問義菊道，這是誰吶，義菊忙指着張媽向張老太太道，

娘啊，這是張大嫂子，是我這次遊歷，新交的一個好朋友，她的心眼再好沒有了，她丈夫快由青島回天津了，她特爲來天津迎接她丈夫來的，張媽聽了，臉兒和火燒的一般，低着頭裝沒有聽見義菊的話，張老太太聽她女兒說完，遂問張媽道，嫂子你丈夫在青島作什麼事呀？他幾時可以到天津吶，他來到天津的時候，讓他到這裏來……：……：張媽聽了，羞的不知怎麼答對，急的香汗淋漓，說不出話來，淑貞和義菊着了，不知是什麼原因，各自納悶，張老太太見她這樣光景，以爲張媽年紀尚幼，提到她的丈夫，臊的難以還言，遂向義菊道，妳們三個人都還沒有吃飯，快到妳屋裏換換衣服，擦擦臉，教媽媽給妳們預備飯，吃了飯再和我來說閒話，張媽聽了，頭一個贊成，她到不是想着吃飯，却是怕老太太再問她的丈夫長短，這時一應她老人家說，教她們到義菊房裏，張媽真好像是犯人得了大赦一般，當時義菊領着李淑貞和張媽出了上房，便奔後邊跨院而來，進了她的屋子一看，雖然這些時沒住人，却是潔淨非常，義菊笑向媽媽道，妳們知道我今天回來嗎，媽媽陪笑道，不知道呀，義菊道，不知道我今天回來，怎麼我這屋裏收拾的這般乾淨，媽媽看了李淑貞一眼說道，小姐自從和李小姐走了沒有三天，老太太便念叨着今天小姐便回來了，妳把小姐的屋子收拾收拾吧，免得小姐回來一看屋裏不乾淨發脾氣打人，我們聽了老太太的話，便來給小姐收拾屋子，却一連收拾了這些日，小姐今天才回來，這些日子小姐妳那天回來，這屋裏也是乾淨的，媽媽說着，到

外邊打來一盆子臉水，義菊讓張媽先擦臉，張媽自然不肯，便讓李淑貞先擦，淑貞說，我不擦了，等一時回去了再擦，義菊笑道，瞧你們倆人，在我家裏還這樣客氣，要是到了別人家裏，又當怎樣，妳們不擦，我先擦，她說着便將大褂脫了，扔在她的床上，來到水盆前邊，屈着屁股，一陣大洗，盆水四濺，張媽看了，掩着小口竊笑，李淑貞這時，不住的拿眼偷看張媽，她就見那張大嫂子，粉臉桃腮，眉似春山，目含秋水，面皮兒又白又嫩，細膩的金香愛人，頭上烏雲黑黑，梳了個狀元紅的髻兒，身上穿了一身小衣服，匝腿小脚，白襪青鞋，看她穿的衣服却是平常，只是那柳腰輕擺，眸兒一斜，真是有說不盡的風流，道不盡的纏綿，李淑貞看了，暗道，她丈夫不知幾世修來，消受這樣的美人，張媽一轉身，看見李淑貞正在看她，不覺臉兒紅了一紅，含笑向李淑貞道，李小姐妳甚麼時候下的車，下了車就來這裏來了嗎，還沒有到慈公館去嗎，李淑貞道，我上午十二點多鐘下的車，下了車就到這裏來了，還沒有到家呢，妳這是從那裏來呀，張義菊一邊擦着臉一邊連說道，嫂子不要告訴她，嫂子不要告訴她，我還讓她猜猜呢，李淑貞道，這個我那會猜着，義菊道，妳猜不着，先悶一會吧，我且問妳，妳怎妳不在鐵路飯店等我，妳就跑回來了呢，連一句話也不給我留，淑貞道，我且問妳，妳可曾看見三津女，義菊道，噫，咱們要見不着三津女，誰還見得着，不瞞貞妹妹妳說，不但見着那三津女了，並且教那三津女了打咱們一百多里路呢，貞妹妹妳要不信，請妳來看，這

是三津女請我給她梢的信，張義菊說着，由襯衣兜裏將三津女給她的信掏出來，向淑貞道，說來這位管俊生先生倒是名不虛傳，誰都認識他，原來那三津女和他也是朋友，妳看這是她給管先生的信，說着將信遞給了淑貞，張媽也忙的向前觀看，就見李淑貞由那大信封裏一抽，抽出一張字錢，另有一個小信封，張媽注目觀看，就見那小信封上水筆寫着十一個藍字，十一個字中，張媽認識五個，她祇認得「管俊生先生」五個字，李淑貞就見那信皮上寫着「勞交，」二字一行，中行寫着「管俊生先生收啓」，左邊寫着「內詳」二字，李淑貞，就見那藍色小字兒，寫的風流瀟灑，十分雅整，不由的一般妬火中燒，暗道，這三津女怎麼也和他認識，也和他朋友，也給他寫信，我看看裏邊都給他寫些什麼言詞，李淑貞想罷，拿舌尖舐濕了信邊，便要拆開，張義菊一看，急忙伸手奪了過來，向淑貞說道，妹妹妳是律師的小姐，不懂得法律嗎，妳不知道私拆他人之信，犯妨害秘密罪嗎，張義菊這兩句話，說的李淑貞臉兒通紅，多時沒反回口來，張媽在旁問義菊道，這信是她什麼時候給妳的，義菊望着張媽一笑說道，不告訴妳，不能告訴妳，李淑貞看了她們這種形像，又是這樣說話，更疑惑這小媳婦是誰呀，莫非她就是………李淑貞正在胡猜瞎想，却聽張義菊說道，貞妹妹我還告訴妳一個好消息，俊生並沒有回他家，原來他到青島去了，三津女給我的信上寫的明白，給妳看看吧，說着祇將那張素箋遞給李淑貞，李淑貞接在手中，淨目細看，就見上寫道：

蜜絲張：

對不起的很。因我草草數語。致累女士險亡虎口。幸蒙大夫詳加診治。女士精神慶得復原。日昨匆匆告別。頗覺不恭。尙祈原諒是幸。

再者女士伴人至大管莊所尋之人。與鄙人亦係朋友。聞彼將由青島返津。彼至津時。乞女士費心。將此信付伊爲荷。專此敬祝旅安。

旅安

三津女謹託夏歷六月十一日

附信一封

李淑貞看罷，望信紙出神，張義菊見她念完了，順手抽了過來，疊了疊裝在大信封裏，仍藏在她的襯衣兜裏，笑問淑貞道，貞妹妹怎麼樣，看明白了嗎，李淑貞楞了一時才說道，怎麼她信裏說因我草草數語，致累女士險亡虎口，她這話是從何處說起，我怎麼看不明白呢，張義菊聽了，笑道，妳當真看不明白嗎，妳要果然看不明白，我不妨告訴妳一遍。李淑貞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請妳說一個大概，張義菊道。要說就說個詳細。大概怎麼說呢。李淑貞忙道，可以可以，詳細說更歡迎，張義菊遂說道。我們倆那天不是在大管莊村東口，分了道嗎，我便順着小道往前行走，夜間走至豹子嶺，好像：，淑貞道，怎麼遇見死屍了吧，義菊道，死屍有什麼了不得的，還值得咱大驚小怪的嗎，淑貞道，那麼遇見什麼了，義菊道，我要一說，不把妳吓死哩，原來走着走着，驢子四蹄亂

跳，驚恐萬狀，我扭頭一看，好嗎，原來是一隻那東西，淑貞道，是什麼東西呀義菊道，誰知那叫什麼東西，我在那家飯鋪裏聽他們說大虫大虫的，想那東西便是所謂之大虫，約有驢子大小，二目好似汽車上的兩隻開路燈一般明亮，大嘴如盆，只聽着牠吼的一聲，將我銜在口裏，撒開四腿，便奔山頭跑去，李淑貞大驚道，那麼妳怎麼辦呢，義菊笑道，瞧，天人自有吉相，有命之人，逢凶化吉，妹妹弗用担心，那大虫將我銜在山頭，正要吃我，她忽然振天振地的怪叫一聲，往前一躍，墜於深谷，嗚呼哀哉，李淑貞道，是什麼原因，義菊笑道，無他，神仙來救者也，當時張義菊連打差帶訴說，一直說到三津女如何將她措到醫院，她在醫院裏如何遇見了張媽，昨天上午，到鐵路飯店如何去找李淑貞，如何不湊巧，送信的如何發來三津女的信，她回到醫院，如何和張媽說笑話，如何和院長吵嘴，如何和張媽到了車站，車站沒有車，她看見兩個梳辮子的姑娘，如何想起了管家姊妹，如何長嘆氣，和張媽如何談話，如何乘車回來，剛一進大門，如何正趕上妹妹妳垂頭喪氣的要走，張義菊女士如此這般，這般如此，一五一十，十五二十的說了一遍，李淑貞聽了，楞怔了多時，說不出話來，張義菊笑道，妹妹妳可明白三津女的信了，也明白我這幾日以來的閱歷了，我這時要請問妹妹，妳到了鐵路飯店，爲甚麼不等着我，爲甚麼不給我留話，妳存着什麼心理，懷着何等心腸，鄙人愿聞其詳，義菊說罷，含笑望着淑貞，要聽她的回答，就見李淑貞將口兒一張說道，我從鐵路

飯店起身慌促，沒顧得給妳留話，我上了火車，才想起沒給妳留話，恐怕妳來在我的後邊着急，我便在火車上給妳寫了一封信，另外還寫了一首五言詩，都裝在封裏，寄至鐵路飯店去了，妳昨天到鐵路飯店去，夥計們沒有給妳嗎，張義菊笑道，妹妹怪聰明的，淨說打不清算盤的話，妳想妳是上午十點一刻上的車，妳坐車走了六站才給我寫信，我是上午十一點鐘到的鐵路飯店，想那時妹妹的信，恐怕還在妹妹肚子裏，淑貞聽了，臉兒紅了一紅，義菊又笑道，這時我已經平安回來，已經又和妹妹見了，那信不信，話不話却沒有多大關係，我還問妳，爲甚麼妳不在鐵路飯店等我一二日再走呢，李淑貞看了義菊一眼道，我很想看妳，只是事實上不容我等妳了，義菊笑道，什麼事實不容妹妹等我了呢，李淑貞道，給妳先看看我的日記，然後我再給妳說一遍，李淑貞說着由兜裏取出了日記簿子，找到夏歷六月十一日那天，讓義菊看，張義菊接在手裏，瞪眼看時，就見夏歷六月十一日是毛筆寫的日記，上寫道：

晨四日起床，夜間又作一怪夢，仍夢見同學張春芳，此夢伊所着衣服，頗爲華麗，余不知該衣爲何名目，但見與梅蘭芳演嫦娥奔月之戲裝相仿，手持一拂塵，滿面喜色，迥異九日晚夢中之怪惡形像，伊云，伊已爲北斗收爲義女，可知人間未來之事，余在夢中問伊余母應享年若干？伊云，昨夜剛看過簿子，伯母應享年五十歲零三十三天，（按余母今年已五十歲，本月本日正爲余母生辰）余見其應答如流，

來，喚了一輛洋車，也沒顧得講價，便登車而去，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恐甚染怪疾 嘆語愛人 喜極騙病魔 逼詢情史

却說張義菊見李淑貞乘車去了，便回到跨院，這時媽媽正站在葡萄架下，等候她們，遠遠的見義菊走來，遂大聲問道，張小姐到底怎麼樣了？義菊連連擺手，張媽見她的面色改變，便知是消息不好，義菊也不和張媽說話，便走進屋去，張媽也隨後進來，義菊進到屋來，便開箱倒篋，拿出了一身潔淨衣服，坐在床上便換，一邊向她的媽媽說道，妳給張大嫂子快預備飯去，不用等着我了，張媽忙問她道，小姐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妳不能告訴我們嗎？妳這是到那去呀，義菊道：嫂子在家裏，想用什麼，就和媽媽要，不要客氣，我這時到同學家去一跑，看看究竟是怎麼回事，張媽道，是到張春芳小姐家去嗎，義菊望着張媽說道，怎麼妳認識張春芳嗎，張媽道，我並不認識，義菊道，妳不認識她，怎麼妳知道她的名子呢，張媽道，不是剛才小姐和李小姐說的嗎，義菊聽了，暗道聰明，這且不在話下，單說張義菊將衣服換妥，出了家門，便奔張春芳家中去了，張媽等她走後，暗自盤旋剛才張義菊和李淑貞的談話，又躊躇張義菊這時這種舉動，她覺着這事太奇了，聽她們的談話，是因李淑貞做了一個夢，夢見張春芳上吊而死，這時張小姐打電話回來，一語不發，也不說那張春芳是否已死，祇是忙着換了衣服，出門而去，問她到那裏去，她說到張春芳家去，看來電話裏的話，一定是不好，恐怕是張小姐

己死，或者是病體沈重，不然，她絕不能有這種表情，張媽又一想，暗道，不至於，不至於，我未免太胡想了，想那李淑貞不過是做了一個夢，夢見人家張小姐死了，難道這事還能成爲事實嗎，若果然成爲事實，那未免太玄虛了，我想義菊小姐這時一定是另有別的重要事情，才忙去換衣服，但不知她這時又有了什麼重要事發生，她想到這裏，却又想道，不對不對，她剛才說的明白，是到張春芳家去，既到張春芳家去，一定是張春芳家有事，看來這事不是張春芳有病，便是打電話的開玩笑，我想一個人什麼樣的夢都做，真要夢見什麼就是什麼，夢見什麼事就是什麼事，那麼我前些日子，在醫院裏晚上做了一個夢，夢見我和管……

一天嗎，張媽她正在胡思亂想的時候，媽媽却送了飯來，笑向張媽道，太太妳自己隨便吃罷，別嫌做的不好，吃的飽飽的，我們小姐一出去不知什麼時候才回來呢，妳有什麼事，只管喚我，張媽聽那媽媽喚她太太，心裏又是慚愧，又是得意，慚愧的是自己的本來面目，本也是個老媽子，這時人家喚她太太，心裏怎麼能不慚愧，至於她得意的是什麼？妳爲什麼要得意？這層那說書的李金屏先生當日沒說明白，著書的不敢加以妄斷，看官聰明，可以推測一下子，聞言少叙，書歸正傳，且說張義菊女士到了夜間十點三刻才由外邊回來，見過了她的父母，便回到她這個跨院，進了屋子，見張家嫂嫂坐在燈下看報紙，她說道，嫂嫂還不安息，報上有什麼新聞嗎，張媽忙扭頭笑道，我是個有眼的

瞎子，那裏會看新聞，不過看看圖畫罷了，請問小姐妳到那去了，張義菊搖頭道，別提了，太奇怪了，張媽道，是怎麼一回事呢，義菊道，今天我問李淑貞爲什麼不在鐵路飯店等我，她不是說因爲她做了一個凶夢，夢見我們同學張春芳女士死了嗎，今天下午我們不是給張春芳家去了一個電話嗎，電話是張宅的當差接的，我說請張春芳小姐說話，他說小姐已於初九晚上死去了，我聽了不相信，便進來換了衣服，立時乘車到了張宅，見了春芳母親一問，果然是死了，並且還是服毒死的，嫂子妳聽這不是奇事嗎，做夢居然成了事實，張媽聽了，想起剛才她躊躇的那事，不覺臉兒紅一紅，她恐怕張義菊看出來，便慢慢的轉過頭來，將視線仍移在那張報紙上，義菊看了她這種形像，不知是什麼原因，便跑來拿手扶了張媽的肩頭，低頭也去看報紙，口裏却又說道，嫂子妳看那段呢，是怎麼一段新聞，張媽隨便一指說道，我不識字，我看這個照片呢，看着像是個老虎，却又印的模糊不清，妳看是個什麼，張義菊看了一眼，看不清楚，便看那圖下的字，上寫的是：「不知爲何人擊斃之猛虎寫真」中華新聞社攝贈」張義菊看了，急忙再看圖上邊的新聞說明，就見那段新聞是這樣登着：

神女除害之奇聞

靈壽縣發現猛虎爲害甚巨

妙女郎斃虎深谷飄無踪影

(本報靈壽快訊)本縣立於正定之西，大山環繞，人烟稀疏，以故常有野獸發現，然平日所發現者，不過班狼一類，其爲害不過食豬羊等家畜而已，並無傷人者，日前縣北大山之內發現一斑爛猛虎，四五日內傷人七八名之多，臨山居住之人，聞吼胆寒，驚恐之狀，實有席不安枕之概，詎日前樵夫曹某，打柴至黃山絕頂，見有血液滴滴，乃隨視究竟，見血淋至深約三十丈之山谷內，由上往下而觀，見一巨獸斃命其間，遂約來鄉人，搭至縣衙，王縣長賞洋五十元，將死虎收下，本縣人仕前往觀看者，絡繹於途，聞此凶獸係爲一妙齡女郎所擊斃，此女郎行踪極密，有某氏子在山頭放牛曾見此女郎手持利器，騎一白馬，繞行山中，據一般人推測，此巨獸爲女郎所殺無疑，究竟真像若何，容訪再誌云。

張義菊若能這段新聞，不由的驚起來道，這就是三津女打死的那怪獸，却又才登了報，好快吶，張媽聽了，驚異非常，她們倆個人，在電燈之下，細細的觀看那被擊斃的猛虎，着了好多時，義菊覺着疲倦了，便約張媽睡覺，她向張媽說道，嫂子你要不嫌熱，你就在我這床上睡，妳要嫌熱，妳就和我一塊都到門口葡萄架下邊睡，張媽聽了笑道，到院裏睡，那方便嗎，沒有關係嗎，妳在院裏睡過嗎，義菊笑道，常常的睡，只要天氣熱，我就不在這屋裏睡，在門口葡萄架下邊睡，再涼爽不過，夜裏將這跨院的前後門一上拴，除了媽媽一個人和我作伴，誰也進不來，這時妳來了，妳也要嫌屋裏熱，妳就和我

一塊去睡，妳看怎樣，張媽聽了，便隨着她出來，抬頭一看。就見葡萄架下邊已經將橋床擺好，媽媽正在打理被褥，見她們出來，陪笑說道，小姐妳們倆在這一張床上也可以。外邊的涼風嗖嗖，不比屋裏，要在屋裏，倆人在一張床上，這熟的天氣，可是不好受，在院裏可是不緊，義菊笑道，兩個人在一張床上睡覺的，還是在屋裏多吧，她說罷拿眼瞅張媽，張媽笑了笑，沒言語，這時媽媽已將被褥打理妥當，向義菊笑道，小姐和太太別說笑話了，坐了一天多火車，還不夠累嗎，快快來床上躺着，休息吧，義菊拉了張媽走在床前，齊齊坐在橋床上，義菊先自脫了鞋，一轉身轉在床上，她便教張媽上床，張媽有些不好意思的樣子，呆了一時說道，媽媽前後門都上拴了嗎，媽媽道，早上了，太太妳就和小姐在一個床上睡吧，這跨院裏，素日除了我和小姐兩人外，其餘的連貓狗都進不來，義菊這時已將衣服脫去，上邊露着花兜肚，下邊穿了一條紛色褲襖，張媽回頭看了，忙拿白洋毯替她蓋在身上，隨後也就將外邊的衣服脫去，和她齊肩躺下，媽媽這時已經到她自己房裏安息了去，義菊這時見那張大嫂子躺在她的對面，容顏秀美，實是可親，她心裏自恨不是個男子，只將那愛人的張大嫂抱着吻了幾下，兩個人都已身體困倦，便各自合眼睡去，張大嫂子剛一朦朧，就見適才那報紙上的死老虎，慢慢的動起來，不大一時，竟站了起來，就見牠站起身來便將前爪提了一提，後腿用力一蹬，張大嫂見是來撲自己，急中生智。她想抓土迷那大虫的眼睛，遂急忙伸手來就地抓土。她用力

一抓，却聽着大叫一聲，我的娘啊，張媽一驚而醒，睜目一看，慌忙坐了起來說道，這便如何是好，就見張義菊兩眼發直，面上已被抓破，血流不止，她口裏却嚷道，快打老虎，快打老虎，張大嫂子，忙將她抱起來，叫道張小姐，張小姐，義菊直着兩隻眼睛，楞怔了多時，才清楚過來，氣喘不定的說道，哎呀可吓煞我了，說着拿手往臉上一摸，却摸在張大嫂子在夢中拿手抓她的傷上，義菊覺得很疼，拿手一看，却見自己面上果然被抓破，當時她這一驚，非同小可，就聽她哎喲怪喊一聲，倒在張大嫂子懷裏，頭上身上，冷汗津津，猶如雨下，呼吸短促，狀甚危急，張大嫂子這時被吓的也是滿頭是汗，心裏着急萬分，怨道，張大嫂子來人家張公館開住，原是張小姐的人情，只因適才夢中危急，意欲抓土迷那惡獸的眼睛，不想却抓在了張小姐的面上，以致抓的張小姐兩眼發直，嚇的她魂魄出竅，不醒人事，看官，怨道，張義菊因被人將臉抓破，就至於嚇的不醒人事了嗎，說來，不巧不成書，不奇也不成書，原來張家嫂嫂夢中見一巨獸要來撲她，張義菊那時也正夢見豹子嶺上的那隻斑斕大虫，將後門撞開，闖了進來，一看張義菊躺在葡萄架下，將身子往後以縮，前腿點地，後腿一蹬，嗖的一聲，撲將過來，那大虫的前爪却抓在張小姐的臉上，嚇的她大叫一聲我的娘啊，及至睜眼看時，雙目竟和朦了一層薄紙似的，就見面前蹲着一個墨影子，以致吓的目瞪口呆者多時，不敢喘氣，旋聽有人張小姐張小姐的呼喚，方覺稍微清醒一些，就覺有臉上被那惡獸抓有傷痕，猶覺疼

痛異常，她便拿手一摸，不想果然摸有血跡，不由的大叫一聲，暈倒在張家嫂嫂懷裏，說來做夢這事，就很離奇，著者素日常常做些奇異之夢，往往夢中之事，醒來猶能歷歷在目，並且常有奇驗，記得有一次夢見一個黑人，相貌生的十分險惡，令人一見生畏，那黑人毫不講理，手持一把銅錐，照定我的胳膊上，狠命的一刺，祇痛的我揮臂大叫，這時賤內尚在燃燈做她自己的活計，聽我大叫，忙的放下活計來看顧我，她一眼看見枕頭上爬着一個黑紫大的蝎子，正在背牆逃跑，賤內便知是牠無禮，由筆筒取來兩隻鉛筆，將牠夾住，放在瓶裏，聽候判決，這個不在話下，我的胳膊被那黑人刺的疼痛難忍，坐在床上，猶在大罵黑人無禮，及至賤內拿她的腿帶將我的胳膊綑綁起來，拿火柴燬兒給我磨擦創處的時候，我口裏仍在大罵黑人，我與你何仇何怨，你不該下此毒手，賤內一聽替我磨擦，一邊說道，丙周內周，你不要嚷了，越嚷越痛，我道，黑人刺的我這胳膊，疼痛不能抬轉，請妳替我報仇雪恨，賤內聽了說道，已將牠拿在瓶裏，任你說怎樣處置牠，我就怎樣處置牠，我道，妳怎能將牠放在瓶裏，賤內拿過瓶來，讓我觀看，我往裏一看，腦子驟然清楚過來，不覺忍痛大笑，這件事我記得特別清楚，迄今二載有餘，猶在腦中，說來關於做夢這事，在此科學化的時代，便完全認識是腦筋錯亂，其餘任何原因沒有，科學家這種判斷，吾人不能謂為完全無理，但是這種判斷，吾人也不能認為十分確切，著者生性不羈，愛交個特別朋友，曾拜過兩位不同的老師，一位是個專

以研究佛學的，一位却是研究佛道兩學的，二位老人家都是一般的慈祥和藹，著者每於暇時，便趨前聞教，爲這件事朋友們常常笑話我，說我是中了魔，索性在這裏我公開的寫出來，親愛的閱者們，你們如果不能了解我的意思，也不妨罵我一句廢敗青年，（但是我不希望閱者這樣罵我，）他們二位老人家，除給講些處世準繩，涉世要訣而外，我每做了自己解不清的夢，也常請教他們二位老人家，每次皆有奇驗，因我好奇心勝，便請問他們做夢的原理，專以研究佛學的他老人家說，人一生下來，就有五百年的道衡，這是人人常道及的，不過人們都是順口一說，不知這裏邊有好些說詞，你看自古以來社會上的人，有的具有先見之明，可知未來之事，如伊尹太公諸葛亮劉伯溫諸人，其道衡或在七百年以上，或在千年以上，皆已趨過五百年之道衡，所以他們均具有未到先知之能，像這一班人，乃係千古別具一格的人物，所以他們均有偉大之功績，宜乎爲吾平常人所敬仰，其餘之人，或具有六百年之道衡，或具有五百九十年之道衡，或具有五百五十年之道衡，或具有五百三十年之道衡，或具有五百二十年之道衡，或具有五百十五年之道衡，或具有五百十年之道衡，或具有五百〇九年之道衡，或具有五百〇八年之道衡，或具有五百〇五年之道衡，或是有五百〇一年之道衡，只要是超過五百年者，更非平常之人，總之道衡愈大者，其人之聰明愈高，世有食不知其味者，夜不知安寢者，終日于街頭，渾渾噩噩，吾人視此類人謂之傻子，蓋此類人尙未具有五百年之道衡，即

授胎出世，以至先天不足，渾濁一生，吾人對此類人恆以豬畜看待，在心理上當以其「不夠人的資格」，吾人心理如此，而事實也然，蓋其未具有五百年之道衡也。以上所述，乃言凡人皆具有五百年之道衡，只因人先有五百年之道衡，而後始有「人爲萬物之靈」之定評，是故凡人皆有靈機，靈機一動一轉，皆可知未來之事，而靈機之動轉，則俗謂之「心血來潮」，凡是有心血來潮之能力者，此入之道衡，即是已超過五百年之數，（鄉下巫醫之心血來潮不可與論焉）只要吾人非傻非顛，未有精神病，皆有靈機轉動之時，不過平常人之靈機轉動，常在夜半安寢之時，靈機所動，則幻想出一個不同的境界，或者是一件不同的事情，便依序往下表演，此種幻中表演，便是做夢，結論是：做夢爲靈機轉動之象徵，此種象徵即爲未來之事，簡言之，吾人夜間做夢，乃爲運用五百年之道衡，默察未來之事，國皇做夢，乃關乎一國未來之事，常人做夢，乃關乎其個人未來之事，是以周公常以夢斷吉凶，魏徵常以夢斬白龍，此皆古聖先賢所爲，有史可考，非無稽之談，這篇言論，乃是佛師，（研究佛學的大師）指示於著者，著者因夜夢常可見諸事實，故對於此言，深爲信服，今日走筆至此，不嫌繁絮，特誌佛師之論於此，閱者無夢便罷，如過夜間忽做奇夢，醒後詳加體會，認爲善者勿宜，認爲惡者預防，久之即可收益，剪斷殘言，書歸正傳，且說張義菊這天夜裏因天氣太熱，便約了張家嫂嫂在跨院的葡萄下睡了，剛一合眼，夢見大虫將她的臉抓了一下子，及至驚醒一摸臉上，

真有血跡，又覺疼痛，張義菊小姐前日在豹子嶺被太虫銜在口裏，已經將胆嚇碎，幸喜那鐵路醫院的德國大夫，醫學淵深，畧施手術，便使他精神恢復原狀，不過尙未完全恢復，那大夫命她多靜養幾日出院，她不聽大夫之言，強行出院，這夜她看了報紙上的殺虎新聞，又看了那死老虎的照片，腦筋裏不免有所感觸，夜裏便夢見了大虫撲她，却又正赶上張家嫂嫂也因看了死老虎的照片，回想起張小姐對她訴說在豹子嶺遇見大虫的情形，因此做夢，也就夢見了大虫撲她，她夢中一抓土，却將義菊的臉面抓破，因此義菊當時又被嚇暈，精神便又錯亂起來，高呼咬嚼我的娘啊，快來替我打老虎來呀，老虎將我的臉抓破了，牠還要吃我呢，快來救我來吧，這時半夜三更的，她這樣一喚，驚動了張公館的上下人等。侍候張小姐的王媽媽，到屋裏剛脫了衣服一胡迷的當兒。却聽見小姐這樣呼喚起來，忙的披了衣服，跑了出來，來至葡萄架下一看，就見張家嫂嫂滿頭是汗，正在抱着小姐呼喚，見王媽媽起來，忙道嫁快到前邊告訴人去給請大夫吧，她的神經錯亂了，非打針過不去，我在醫院的常看見這樣的病，王媽媽還沒有說出話來，就聽拍怕……有人急拍院門，並聽喊道，王媽媽快開門，小姐怎麼了，王媽媽一聽，是老太太的聲音，忙的跑過去將門開放，原來張老太太這時正在抽烟，還沒有睡覺，忽聽跨院裏，呼救人，仔細一聽，却是自己的愛女，當時一邊走一邊喚家人們快起來，家人們快起來、張老太太一邊喚着，一邊跑到跨院門前，狠命的拍門，等王媽將門開放了，就

聽義菊仍在呼喚救命，張老太太素日脚下沒根，有人扶着還想跌根頭，這時也沒人扶着。她老人家，却也不跌根頭了，三步併作兩步，跑到床前一看，就見張家嫂嫂將她好好的抱在懷裏，她却仍在大呼救命，快替我打老虎，老虎將我的臉抓破了，張老太太一看，果見她的面上有被抓的傷痕，大驚道，老虎在那裏，怎麼這院裏來了老虎，咬嚼可吓煞人了，王媽妳喚人來救命，張家嫂嫂聽了，也不知怎麼解說爲是，不一時，家人們都集了來，各處找老虎，却看不見老虎的影子，後經張家嫂嫂說明原委，大家才知小姐臉上的傷痕，是人抓的，不是老虎抓的，各個人方才將一裸心放下了一些，張老太太這時坐在床上，不住的呼喚義菊，無奈義菊這時已勾起了前兩日的舊病，只是暈迷不醒的，口中不住的呼救命，替她打老虎，張老太太望着她掉淚，沒有辦法，這時張大人也走了過來，問明原委，遂說道，有了病，還不快去請大夫，掉淚哭當了什麼，春明呢，張春明在旁忙應道，在這裏呢，聽大人吩咐，張大人道，快去請黃大夫去，拿上我一個片子，春明唯唯而去，不大工夫就聽着一輛汽車停在門口，不多一時，就聽着得得的皮鞋聲音，由遠而近，已經進了跨院，諸人忙閃開櫛床，黃女士提了皮包，來至床前一看，就見張小姐面上有一道血印，遂問道，這是怎麼抓的，張家嫂嫂見來的這位大夫，也是女的，心裏還稍微的安定一些，遂將自己夢中情形說了一遍，又聽張小姐口裏仍不住的招呼打虎打虎，牠將我的臉抓破了，黃女士聽了笑道，張老太太妳老人家放心吧，這是她

們倆，適逢其會，都做了惡夢，小姐未能清醒過來，以致神經錯亂，呈此病態，打兩針馬上就會好的，黃女士說着打開皮包，給義菊打了兩針，果然見效，黃女士又留了一包白藥末，告訴過一個鐘點以後，用白開水送下去，自然就好了，又往傷痕上，上了些止疼藥，一切吩咐完了，便提着皮包出門登車去了，這裏張老太太吩咐王媽好好的伺候小姐，又將伺候老爺的李媽喚來，幫着王媽伺候小姐，張老太太等女兒吃上藥去，見她已經安靜了，便和張大人過去安息去了，翌日張老太太醒來，先問小姐怎麼樣了，媽媽回稱，小姐自吃下藥去，一氣睡至這時，還沒有醒呢，倒很安靜，看那樣兒，許不要緊了，張老太太聽了，才放心去，及至過午，却見老李媽跑來說道，老太太快拿老爺一張片子，去請黃大夫去吧，小姐又鬧起來了，這時鬧的比昨日晚上還要邪呢，一時就喚救命，一時又喚打虎，這時却又念出許多人名子，什麼萬美玉還不見面呀，三津女還不來呀，再不然就是指住一個人說什麼妳是管家大姐姐嗎，妳是管家二姐姐嗎，妳們是坐什麼來的呀………老太太快拿老爺一個名片吧，張老太太聽了，着急萬分，這時張大人已經出門去了，張老太太却找不着名片，正在這時，却又見小姐屋裏的王媽跑來說道，老太太快去看看吧，小姐這時鬧的太甚了，張老太太聽了，也顧不得找片子了，便教王媽扶着，來到跨院，進了女兒屋子，就見張家嫂嫂坐在床上，雙手將她抱在懷裏，累的滿頭是汗，張小姐却手舞足蹈，口裏又是喊打老虎，又是

喊救命，忽的一驚，却哈哈大笑，就聽她說大姐姐妳怎麼自己來了，二姐姐怎麼莫有和妳一塊來呢，張小姐說這話時，兩眼直着，就好像看見什麼們的，老太太過來呼了她兩聲說道，義菊妳安靜一些吧，不要胡喊了，妳都是嚷些什麼，張小姐看了她母親一眼好像不認識似的，哇的一聲大哭起來，就聽她口裏一邊哭着一邊囁嚅道，春芳妹妹妳怎麼活的好好的，服起毒來了呢，妳這時一死，伯父伯母和妳哥哥春樹，是多麼傷心吶，妳也太狠心了，張老太太和衆人都聽不明白她這話，惟有張家嫂嫂知道她這話的來歷，張老太太問衆人道，她剛才說些什麼？張小姐不等人開口，她却抹了抹眼淚，向她母親道，娘啊，我百不怎麼着的，也沒有什麼病，我只是想萬美玉和救我命的三津女，張老太太見她說這話時，很是清楚，忙問道，萬美玉是誰呀，三津女又是誰呀，義菊聽了，望着她母親笑了笑，拿手在她的嘴唇上輕輕一打，那意思是給她母親鬥樂看似的，張老太太看着她這種表情，真是哭笑不得難過在心裏，正在這時，却見僕人進來說道，黃大夫來了，張老太太忙道，快請進來，黃女士提了皮包來至床前，張小姐伸手拉住了黃女士驚喜的笑道，美玉姐姐妳剛下車吶，妳這皮包樣是給我帶來的希罕東西嗎，弄的黃女士也是哭笑不得，遂笑道，是的，這裏邊是給妹妹妳帶來的希罕玩意，妳等一等讓我給妳取出來，義菊忽然又瞪圓了兩隻眼睛，說道，不對，不對，妳不是美玉姐姐，妳不是美玉姐姐。黃女士笑道，妳怎見得我不是，我就是吶。義菊拿手指着黃女士的腳下說

，美玉姐姐是小脚，瞧妳這兩隻脚比我這兩隻脚還大呢，還來冒充呢，快去，她說着
一回頭，却看見了張家嫂嫂的脚，她直着兩隻眼睛望着那脚出神，望了一時，便拿手
去撫摸張家嫂嫂的脚，口裏低聲自言自語的道，這才是美玉姐姐的脚呢，黃女士見她如
此胡塗，暗道只因一個惡夢，不至於受這大的刺激，恐怕其中別有原因，遂將張老太太
拉到一邊，細問張老太太她這些日子在家裏都做些什麼，張老太太說道，這些日子她那
在家來啞，這不是昨天才回來嗎，就得了這樣的病，昨天回來的時候，還好好的呢，黃
女士又細問起她都到什麼地方去了，張老太太道；誰知道她呀，一去十來天沒有回來，
昨天回來了，還帶着那張家嫂嫂一塊來的，黃女士聽了，遂告訴王媽，把張家嫂嫂請出
來，王媽聽了，便暗暗的告訴了張家嫂嫂，張家嫂嫂慢慢的將張小姐放下，便走了出來
，黃女士便問原委，張大；子遂將張義菊在車站等車時候告訴自己的話，又將在鐵路醫
院的情形，一併說了出來，張老太太在旁聽了，幾呼吓煞，黃女士道，原來如此，我想
一個惡夢不至於受如此重大刺激，果然有此許多層節，和她腦子裏這種恐怖景象，不
是一層了，因她未在醫院養好，就回來了，這時被這惡夢一激，將她腦子裏藏隱着的恐
怖景氣，又完全勾了出來，以至如此顛狂，黃女士既明病原了，便知這病不是三日兩日
可以痊愈的，遂向張老太太說道，小姐這病，別着鬧的激烈，性命危險絕對沒有，不過
必須慢慢靜養，如果能將她想念的人找來，和她見面，這病還可早好些日，否則，即使

好了，也必落下一個驚喜病，張老太太道，什麼叫做驚喜病？黃女士道，驚病就是每見了人，便先驚後笑，結果認清之後，便要大哭，張老太太道，那不成了瘋人嗎，黃女士道，她這病還是不易治了，老太太可以多請幾位大夫，或者是醫學淵深的中醫，大家研究研究，黃女士說罷，又留了些藥末，又給張小姐臉上上一些藥，便告辭去了，這裏張小姐一時安靜，一時邪鬧，張老太太眼看着女兒這樣，一點辦法沒有，如此過了幾日，求醫問卜，皆無靈驗，這時張大嫂子却想起關玉蘭小姐那回病着，關老太太曾到三十里一個莊子上去問呂祖，聽說結果倒很靈驗，不過那亂語上說是必死，可就靈了，誰知張小姐這病怎麼樣，若不然我告訴老太太，請她老人家走一踮，問問是好是壞，亦好拿主意，張大嫂子主意已定，颯天專等老太太來時，好將話說明，張大嫂子却一等也不來，二等也不來，每日老太太早晨十來點鐘，就過來看視，今天這時午飯已過，還不見過來，她心裏很是納悶，便問王媽道，老太太今天也不舒服嗎，怎麼還不過來，王媽低語道，老太太聽人傳說，離這裏有三十里路一個莊子上，擺着一盤呂祖壇，有問必答，答無不中，靈驗異常，今天一早，老太太便乘車去了，想這早晚也快回來了，王媽剛說到這裏，就聽李媽扶着老太太走在窗下，張大嫂子這時恨不想老太太一步邁進房來，問個究竟，張大嫂子正在向門口望着，就見李媽扶了老太太進來，坐在小沙發上，長嘆一口氣道，大遠的去了，白跑一踮，張大嫂子一聽忙問道，老太太怎麼白跑一踮，壇主沒

在家嗎，老太太唉了一聲道，嫂子妳那知道呵，原來那莊上的區長，將壇主給打跑了，他誣那壇主謠言惑衆，妳說這年月多麼缺呀，義菊聽他母親說話，抬起頭來笑道，娘啊妳，去做甚麼去了，什麼區長打跑什麼了，老太太道，我去給妳扶亂去了，那知道那壇主被萬惡的區長給打走了，義菊這時的精神，好像好一些似的，笑向她母親道，娘呵，你給我扶亂，是問三津女和萬美玉她們幾時來嗎，老太太隨口應道，是的，義菊笑道，我算着快開學了，等頭開學那三津女就許看我來，只要她一看，我便能吃東西了，我幾時看見了美玉，我才能上學，我看不見美玉姐姐，我便不能上學，我這輩子，要能看見那大姐姐二姐姐，我便不是個狂人，如果不能看見她們姊妹，我便落一個驚喜病，老太太聽了，忙問她道，這話是誰告訴妳的，義菊笑道，我自己的事，我還不明白嗎，還用別人告訴我嗎，閱者，別聽張女士說話這樣甘脆，其實這時的張女士已是骨瘦如柴，面黃肌瘦，不像個人樣子了，她母親每日不知來看她多少次，看她一次落一回淚，那張家嫂嫂看了她母女這種情形，儼如前年關小姐鬧病，關老太太也是這樣的悲切，真教人有些不忍，不想這事却又讓我趕上了，她想到這裏，不知不覺又想到後生身上來，她想我原是聽那李小姐的話，來這裏等候他的，却不想遇上了這事，李小姐告訴我，他多者一個月。少者十天，一准到的，自那天算起今天已經十一天了，他大概已經來了。他來了住在那裏呢，他和這裏又不甚熟，當然不來這裏，那末他不來這裏，我到那裏去找他呢

，我要不去找他，恐怕他做夢也夢不到我在這裏等他呢，張小姐這時病成這樣，我還是不能出去，說來我的命運，就很像是個病老媽，伺候關小姐，關小姐就鬧了半年的病，沒有事開了半年多，好容易我得一件事由，却又是到醫院裏當看護，一個月的工夫，伺候了五七個病婦，這是回到這裏，却又趕上張小姐病到這步田地，看起來張小姐這病，還許是我妨的呢，莫若我出去找到鄉親那裏住下，暫且離開張小姐，看看張小姐的病也許會好了，我到了外邊，身體也就自由了，也好打問打問俊生的消息，當是她主意已定，等張小姐清楚的時候，她對張小姐笑道，我來了這些日，却趕上小姐鬧病，也沒得出去看看鄉親去，今天我看小姐的病好像輕些，我向小姐告假一天，出去看看鄉親去，義菊聽了，向她苦笑了一笑說道，嫂嫂妳只管去吧，今天妳來到這裏已經十一天了，已經過了最少數的日子，張大嫂聽了，臉兒紅了一紅，向張小姐笑道，小姐妳好好的養着吧，等妳好了，妳再和我說笑話，張大嫂子，又向張老太太說明，這天便出門去了，張小姐這天病勢好像輕些，精神也較好一點，這時王媽坐在椅子上打盹，屋裏靜悄悄的，義菊却想起三津女給她的信，便由褥子底下，取了出來，翻復的看了幾遍，又把給俊生的那封拿在手裏，仔細端詳，她心裏暗想，自從回來那天就病起來，一直病到今天，連屋門都沒得進一步，怎的能知道俊生來與不來，如果俊生來了，我躺在這床上不知道消息，不能將這信交給俊生，日後我怎對起三津女，人家連命都救了我三四個，我却連這

事就不能替她辦到，未免太對不起人，然而重病加身，不能起床，如之奈何，她想到這裏，很是爲難，只管舉着三津女給俊生的那信出神，這時不但這屋裏寂無聲息，就連這所跨院裏，也無一些動靜，張小姐正在這沉靜的空氣裏望着手中的信出神，她把那一管俊生先生「五個字，遠遠看看，近近看看，壓起來看看，橫過來看看，她想管俊生倒是不名不虛傳，真有這樣的神仙一般的朋友，不知他和三津女的朋友關係密切不密切，我何妨將這信拆開，看一看三津女怎樣稱呼他，信裏都寫些甚麼，張小姐想到這裏，忽然想起那天李淑貞要拆這信，我把她罵了一頓，這時我來偷看，豈不有負良心，她想到這裏，立將拆信的勇氣消滅，仍望着那信出神，這時這所跨院裏，仍是沉靜異常，無一些聲息，只有王媽仍坐在椅子上，一栽一栽的打盹，張小姐看了看王媽，仍扭回頭來，手中的信，她看着那信，腦子裏一動，就見三津女和管俊生齊齊現在面前，一個是個態度安逸溫存風雅的少年，一個是個艷和桃李，凜若冰霜的女子，那管俊生具有豪傑氣概，三津女分明是中國英雄，就見她們倆在自己面前站了一站，轉身向前走去，越走越遠，越遠人形越小，走着走着齊齊不見，義菊呆了多時，慢慢的醒悟過來，兩隻眼睛却仍注視在手中的信封上，她想管俊生的確是一個未來的豪傑，三津女已是定而無疑的一位中國英雄，這樣兩個人的書信，是多麼有價值的東西，現在落在我手，我怎能不弄她一弄，張義菊想到這裏，便將信放在唇，要用舌尖濕邊口，正在這般光景，就聽一陣得

得的鞋聲，由遠而近，已至窗下，義菊將信離開唇邊，二目注在門口，就聽鞋聲止在門外，一個女子聲音低聲說道，張小姐就在這屋裏嗎，就聽老李媽答道，是的，李小姐妳和管先生稍站一站，我進去看醒着未曾，語罷就聽簾兒一响，義菊舉目一看，不是別人，正是老李媽，她不等李媽說話，便道，院裏是誰來了，李媽道，李小姐和管先生來了，義菊聽了，遂大聲叫道，李淑貞妳就領管先生進來不完了嗎，還在院裏站着什麼，快請進來，快請進來，王媽一驚而醒，由椅子上站起來，看着她們小姐，再往門口一看，就見李媽高挑麗籠，進來了一男一女，張小姐在床上用目觀着，就見那男子態度安逸，溫存風雅，眉宇之間，顯露豪傑氣概，那女子艷和桃李，凍着冰霜，杏眼長眉，乃是中國之英雄，義菊看罷，男子不是別位，正是那大名鼎鼎的管俊生，女子雖然改了裝，但她那一副艷和桃李，凍着冰霜的容貌，非錯呼的李淑貞可以比擬。此人不是別人，正是豹子嶺上三救性命的三津女，義菊一看竟是她們倆人齊齊來到，她當時那種驚喜歡迎表情，真使著者難以描寫出來，三津女走至床前，眉毛一揚，醉窩一旋，微笑向義菊道，張女士還認識我嗎？義菊鼓掌歡迎道，妳是三救性命的三津女，怎會不認識，說着便伸臂和三津女握手，和三津女握完手，便又來和俊生握手，她剛和俊生的手一接，却想起三津女給俊生的信來。遂將手一回，將信舉在俊生面前，笑向三津女道，這是妳託我的事，我還沒有給遞到，二位却又才見了面，三津女聽了，忙的將信由俊生面前奪過

來，笑威威的望着俊生，兩隻纖纖玉手，却將那信撕了個粉碎，裝入她的衣兜裏，俊生看了，墜入五里霧中，便問她道，這是甚麼意思，就見那三津女笑嘻嘻的看了俊生一眼，不答理俊生，却笑向義菊道，張女士快坐下吧，不要只管招待我們，累女士吃力，說着便和俊生在床對面沙發上坐下，王媽打了一把熱手巾，遞將來，三津女和俊生只擦了擦手，李媽已沏了茶來，張義菊向李媽道，這熱的天氣，誰喝熱茶，快去取幾瓶汽水來，李媽唯唯，去不多時，取了幾瓶山海關的汽水，放在茶几上，斟了幾杯，放在俊生面前一杯，放在三津女面前一杯，又端起一杯，便去給她們小姐，王媽急忙向前攔道，老姐們忘了嗎，醫生不是說不許小姐吃涼的嗎，李媽聽了，紅着臉便要放回那杯，張義菊在床招手說道，不要緊的，不要緊的，這時我的病已好了大半，正要陪着二位喝一杯呢，就見三津女兩個酒渦一旋，向張義菊笑道，張女士不必如此，我們絕不會客氣的，醫生既是說忌涼的，女士最好不吃，張義菊笑道，醫士就是皇帝，皇帝是金口玉言，說出什麼就是什麼，教誰死，誰就不能活着，醫士也是金口玉言，說不讓病人吃葷，病人便不能吃葷，說不許病人吃涼的，病人便不能吃涼的，如果病人不聽他的聖旨，多少吃些他不許吃的東西，如果一旦病重，便說是不聽他的良言，胡吃胡喝，與藥性不合，所以病勢轉重，其實他們當醫生的，教病人忌口，據我看是他們的一個退身步，越是醫道淺的，他教你忌的東西越多，三津女和俊生聽到這裏，不覺都笑了，義菊說道，二位別笑

，我說的這是實在情形，他既不許妳吃涼的，而又告訴你吃很熱的也有防碍，現在給我瞧病的這位老先生，就是這樣，涼的不要我吃，很熱的也不要我吃，不讓我吃豬肉，却連蝦仁也不讓吃了，真把我氣的沒有法子，再說我這病，不過是有時精神錯亂，以至言語含混，表面看着好像了不得似的，其實沒有什麼致命之症，王媽妳不信，妳看我這時像有病的嗎？她說着拿眼釘住了王媽，王媽被她說的面紅耳熱，無言答對，俊生和三津女坐在那裏，聽了她的議論，看了她這個表情，相對一笑，就聽張義菊繼續說道，請來給我，太太要問的時候，就說我的病已經好了，快將杯遞給我。告訴大師傅給預備菜去，我今天高興，不但要喝汽水，還要和朋友喝酒呢，快去快去，三津女忙笑道，張女士妳好好的休養吧，我們再喝一杯，便要告辭了，張義菊一聽三津女要告辭，急忙扭過頭來說道，怎麼着吶，要告辭了，妳和管先生今天不在我家吃飯，我立時就碰在死屋地上，三津女和俊生聽了，不覺又笑了，張義菊見三津女和俊生都笑了，便知他們倆不能再駁，當時吩咐王媽去了，張義菊笑問三津女和俊生道，妳們倆在那裏見的面？張小姐問話，向來不問一句，一問就是一大堆，她問了三津女和俊生在那見的面，她不容答覆，便又問三津女道，那天在醫院裏，有什麼要緊的事，說走便走，走了以後，當天妳到那裏去了？妳什麼時候到的前邊車站，給我的信，是十一日上午接見的，妳是幾時回來的，回來的時候，坐火車回來的呢，還是騎馬回來的呢，你和管先生怎麼認識的？是什麼時候

認識的？認識到現在有幾年了？她問完了三津女，她也不等三津女回答，便又笑問俊生道，管先生你和李淑貞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張小姐這句問的實在有些莽撞）聽小二說你是在青島碼頭上的火輪船，是不是自這裏走了，就坐那火輪到青島去了，到青島又繞道回家未曾，你的故鄉究竟是在什麼村？由那下車，你是幾時到的，現住在那裏，在那裏和三津女見的面，你和三津女怎麼知道我有病，這時天氣正熱，妳們倆是坐車來的，還是步行來的。義菊說到這裏，仔細一看三津女忽然將眉頭一皺說道：哈哈。我明白了。妳那裏是甚麼三津女。我這時可想起來了，妳不是李素芳小姐嗎，妳先不要答覆別的，妳只說妳是李素芳小姐不是，妳若再不實說，我要碰死在地下了，三津女聽了，滿面笑容，兩個酒渦不住的旋動，只是不說，張義菊見她仍是不說，跳下床來，便向地板上碰去，素芳小姐看了，忙將她攔住笑道，是的是的，三津女就是我，我就是三津女，義菊又向俊生道，管先生你快說你這幾個月到了那裏，曾否回府，何時到此，你和李小姐這是從那裏來，快講快講，否則我又要碰了，就是管俊生未曾開言，先看了看素芳，素芳笑道，你講你的，沒有關係，俊生取得她的同意，遂將以往之事，如此如彼，如彼如的此講了一遍，張義菊聽了忽驚忽喜，看看俊生，望望素芳，畢竟管俊生在這長久期間之內，到了甚麼地方，作些什麼事情，當他講話的當兒，張義菊爲何忽驚忽喜，爲什麼要看看他，又望望素芳，那些一定是看官欲想明白的，著者未敢自私，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一帆風順管俊生青島駐足
橫禍飛來好青年被捕牢籠

正在上回書講的是張義菊夜得惡夢，以致神經錯亂，勾起舊病，這日病勢稍減，張家嫂嫂出門去了，自己躺在床上，便想私拆三津女給管俊生之信，私拆未拆之際，三津女與管俊生忽來探病，張義菊這歡喜，非同小可，當時便追問起俊生素芳以往之事，俊生未曾開言，先看了看素芳，素芳含笑向他說道，你講你的，沒有關係，俊生取了他的同意，便將以往之事，如此如彼的講了一遍，張義菊聽了，忽驚忽喜，看看俊生，望望素芳，愆道：畢竟管俊生在此長久期間之內，到了什麼地方，做些什麼事情，我們欲講此事，必須自摩登花第二集第十二回講起，閱者如非健忘，當能記憶第十二回未尾講的是管俊生脫離李律師，當日僱車拉了行李，到了青島碼頭，上了順風丸，給了小二兩元錢，讓他拿回去給了他母親作為日用，小二謝了師爺，便待錢下了火輪，一路回來，到了胡同口遇見李素芳乘汽車前來，問明小二，俊生已在青島碼頭上了順風丸，李素芳當時上了汽車，吩咐車夫，開足碼方，飛馳青島碼頭而來，及至來到青島碼頭，遠遠的看見那順風丸已將跳板撤去，再看腕上的表不正不偏，正正三點一刻，及至汽車猛的停住，那順風丸的汽笛，已是長鳴數次，船身悠悠前進，及至素芳下了汽車，那火輪却已由慢而速，而莫可追及矣，李素芳一向大方，不像李淑貞動輒抹眼擦淚，假模假樣，而今日立於河岸，遙望征人隨輪而遠去，不知何日何時方能重聚晤面，

兩點酸辛之淚，不覺落於襟前，嗟呼上天造物，何其不仁，既使有情人相遇一旦，爲何不使其朝聚夕守，共樂，一園，嗚呼悵哉，閱者或有於此時揮臂大罵俊生乃一薄倖之郎，非多情之種，蓋其臨行未與情人一言，即匿聲而去也，著者不敏，於此獨爲俊生辯曰，夫俊生乃性柔志堅，一有作爲有希望之青年，自思家中已有賢妻在室，何須再事徵逐，况初戀之人今則生變，焉知另戀之人非淑貞之繼，况素芳乃赫赫司令之女，自思已有何德何才，豈可與彼美談情哉，此所謂千金雖有不計貧賤，但喜其人其性其志而愿降階垂情之意，奈我書生自慚形穢不敢作非非之夢也，看官或有問曰，丙周你與書中主人有何交情，如此爲其辯白，著者躬身而答曰，鄙人與其既無一面之緣交情由何說起，惟恐知俊生確爲一重情之人，不愿閱者認其薄倖，因是不惜筆墨，特告於此，剪斷閒言，書歸正傳，且說素芳在青島碼頭呆立多時，望洋興嘆良久，便乘汽車回去，暫切不提，却說俊生給了小二兩元錢，打發小二下了船，自己將行李打開，鋪巾妥當，取出一本雜誌，臥在鋪上看去，因他看書，心有所思，所以不覺時間長久，就聽着響了開船笛，又遲了不大工夫，就覺着船身悠悠，開行起來，俊生臥在鋪上，難免把素芳美玉以至李淑貞關玉蘭以及那桂貞桂英兩個丫頭，甚而至於小張媽都思想一遍，旅次無聊，正好閉眼回憶那許多人，俊生他先回憶的便是李淑貞，他想那年春季，經人介紹到李律師事務所充當書記。那日站在胡同口裏清亮腦筋，見那對而轟轟女校的女生，一個個提了書包走了

出來，自己於看都很平吊，忽然走出一個女郎，手提書包，珊珊向這邊走來，不一時已至自己面前，自己拿眼偷看她，就見她足登絲襪革履，身穿剛靠大褂，瓜子臉，柳葉眉，一雙含情俊目，縣胆小鼻，櫻桃小口，元寶玉耳，確是一個俊俏女子，自己只顧出神，却看不見她了，後來回到她家，却見她伏着樓梯往下瞧看，我抬頭看她，她也看我，相視足有五分鐘的工夫，她的臉兒一紅，才得上樓去了，不一時小二將我喚到樓上，和她父親對面吃過飯，她父親吩咐我寫狀子，藉她妹妹淑賢的筆，淑賢却將她的筆給我，我寫字時，淑賢和我說着，她在那邊屋裏大聲責備淑賢，她妹妹不聽，她穿了一身小衣服便來抱她妹妹，掙扎多時，才將她抱去，我將狀子寫畢，看了一過，不幸寫了五個錯字，只好打補釘，剛把補釘打好，她父親已上樓來。進了屋子，我便將狀了給他看，他一看有許多補釘，立時就怒了，那時真是嚇的我心裏哆哆嗦成一團，蒙她過去替我辯白了許多話，我記得那天她父親說，譬如一件很好的衣服，補上幾個補釘，是什麼樣子，多未不雅觀。她却說，難道衣服破了，補上補釘，就不能遮體禦寒了嗎。說的她父親張口結舌，看她當時對於我那種情意，我真是此生難忘，以後她就是令我蹈湯赴火，我也絕不辭艱難辛苦，以後她或是讓我替她抄筆記，或是她替我寫狀子。有時拿一部西廂記，讓我給她解釋，有時把我找到樓上，讓我和她坐在一起捏角子，那時她對我那種情意，真是件件使我印入腦海，俊生臥在船艙鋪上，想到李淑貞打發媽媽將自己招呼到樓上和她們

給我的，俊生以後又想到在軍部接到了家信，不得已回到老家，却娶了萬美玉這樣一個秀外惠中的賢妻，俊生臥在船艙鋪上，想起了賢妻美玉，覺著格外悵悵，覺著玉美對於自己的情意，桂貞桂英不能及，小張媽不能及，李淑貞也不能及，就是素芳小姐也不若美玉對於自己體貼入微，溫存備至，俊生想至此，忽然想起大小姐李淑貞冒名給自己往家裏去的電報，却又覺着她那時對於自己那份情意，也不在淺處，不料想這次相聚，不及半載，竟鬧得這般地步，俊生想至此，便想起了日昨素芳小姐約我到泊凌公園談話，看她的態度是多麼大方，多麼沉雅，將來嫁與何人，何人必大受其惠，幸福無邊，因又想到李淑貞瓜子小臉，上大下尖，非是福像，又打她的性情乖僻，言語苛薄，欺父吃母，虐待僕人，更兼水性楊花，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皆爲其薄福之證，俊生想至此，不覺長嘆數聲，暗暗替淑貞憂慮，話休絮絮，一路之上，俊生思前想後，飢餐渴飲，這日船泊碼頭，已至青島，俊生將行李弄下來，雇了一輛洋車，便奔膠州旅館，至時夥計滿面堆笑，迎了進去，開了二樓二十號房間，夥計將俊生的行李搬了進來，俊生見這房裏，粉牆白壁，桌椅無塵，靠西邊放了一架鐵床，上掛幔帳，夥計打來臉水，俊生擦了擦，寫了旅簿，天已掌燈時候，夥計將電燈擰開，屋裏明如白晝，夥計問俊生吃什麼，要什麼菜，俊生笑着說道，你看着我配兩個菜就是了，夥計陪笑道，但不知管先生你是吃乾飯，是吃花餛，還是吃火燒，或是吃香油餅呢，俊生聽夥計說了這一大套，遂又笑

先生林先生請您說話呢，俊生聽了，忙的出了屋子，跟着夥計來到電話房來，拿起耳機一問，那邊果然是林白斯答言，林白斯一聽是管俊生來到，當時在電話裏說道，管先生你來了，還不到報館來，你住的那裏了，你這是在那裏打電話，俊生笑答道，我今天下午剛下火輪，住在膠州旅館了，林白斯說道，好了，你在旅館候着我，我放下電話，馬上就到旅館去，俊生答應一聲，雙方掛了耳機，俊生回到屋來，宵未吃得一盞茶的工夫，就聽樓下夥計嚷道，樓上二十號有人找，俊生忙迎出來往樓下一看，就見院裏立着一個西裝青年，年在三十左右，精神百倍，俊生一看，不是別人，正是林白斯先生，忙打招呼道，林先生快請樓上來，林白斯往上一看，就見二樓上一個二十上下歲的英武少年，雙手扶着欄杆在招呼自己，林白斯一看認識，不是別位，正是管英傑管俊生，扭頭向夥計道，勞駕諸位，替我着点摩托車，夥計們連聲答是，祇聽着登登……

……一陣樓梯響亮，林白斯上得樓來，俊生向前，二人握手爲禮，進了二十號房間，侍候俊生的那夥計，原來是個報迷，一見是大名鼎鼎的林白斯先生來到，心說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似聞名，我腦子裏兩位敬仰之人，現在却見着了一個，如果再能看見那俊生先生，我便不白當這份夥計了，這是夥計心裏的言語，當時誰也沒有聽見，就是著者曉得，聞言少叙，且說夥計急忙給林白斯斟了一杯茶，恭恭敬敬的放在林白斯的面前，林白斯却做不理會，只和棧生談話，要說林白斯的學問才幹

，確在管俊生之上，只是不如管俊生和氣溫存，俊生不怕是和茶役夥計，及車夫苦力人等，向來是先笑後語，林白斯却是不然，他向來不把一般等閒人放在眼裏，當時那夥計給他遞過茶去，他連頭也不點，只向俊生道，你來到這裏了，還不到報館去，却將行李拉在這裏做甚，走走，快到報館去，說着便吩咐夥計將行李打起來，僱一輛車，送到膠東報館去。房飯費若干，到報館去收。夥計唯唯，俊生由身上取出五元一張的鈔票，給了夥計，吩咐付房飯費用，林白斯道，瞧你囉嗦哩，教他將行李送到報館去時，再取不是一樣嗎，俊生含笑，這時也是一樣，說着便和林白斯下了樓，夥計找回錢來，俊生又給了夥計車錢，吩咐將行李送至膠東報館。夥計唯唯稱是。林白斯請俊生坐在摩托車跨箱裏，便搬動機關，開了電門，一盞開路燈，光射遙遠，俊生只覺耳邊風响，轉眼一條馬路，轉眼一條馬路，不消幾分鐘，已經到了報館門前，停了車，二人下來，早有報館夫役過來收車不提，林白斯領俊生進了報館門，轉彎抹角，上了樓，一直來到主筆室，（即林白斯室），二人隨便坐下，夫役忙斟了兩杯茶送在面前，林白斯向俊生道，吃過飯了嗎，俊生笑答道，吃過了，林白斯道，沒有吃，我們一塊叫飯來吃，俊生笑道，是吃過了，閱者管俊生是個痛快人，這位林先生比管俊生還要痛快幾倍。這個不在話下。單道俊生在報館住了幾天，經理由上海回來，見了俊生，歡喜異常，原來膠東日報上，雖有俊生的著作，可是經理和俊生並沒有見過面，俊生的稿子，是却由郵局寄來的，素日王

經理對於俊生的著作很加贊賞，（本來是閱者歡迎的文字，經理自己要贊賞）這時一見俊生，乃是一個剛剛二十歲的青年，言語溫柔，精神活潑，有錦繡之心，有丈夫之氣，一副含情笑貌，實是可親，王經理每日無事，即與俊生談天說地，論古評今，那王經理，乃是德法美日的留學生，胸藏古今中外文學，俊生每與談話特別留意，時期愈久，愈知王經理的學問淵博，非未出國門者可比，這是管俊生到後文出洋留學的動機，暫且不提，且說王經理是胸識世界的人，林白斯的文章中的痛快，不但膠東日報的閱者人人歡迎愛讀，連著者也是欽佩莫銘，自從管俊生到了報館以後，王經理也特別長精神，主筆林白斯也特別長精神，經理長精神是在內務上長精神，林先生的精神却長在了社論裏邊，每日一兩千，兩三千，甚而至於三四千字的一篇大社論，敘事明晰，一目了然，言語中的，痛快淋漓，那時正是混蛋將軍督魯，只將個山東父老遭害的有家難歸，有田難耘，叫苦連天，好不慘淒，林白斯憑其三寸毛筆，祇將個混蛋將軍罵的入地三分，幾無完膚，一連兩三個月的工夫，千篇一律，盡是攻擊混蛋將軍之文字，那時的膠東日報銷路激增，影响極鉅，混蛋將軍，本不識字，起初無人告訴於他，他固不知，且伊駐紮濟南，而膠東日報遠在青島，故歷三月之久，始被其知悉，混蛋將軍聞得此事，勃然大怒，立時行文青島軍警機關，尅日查封膠東日報，秘捕主筆林白斯，不得使其脫逃，如有脫逃情事，該處軍警長官軍法從事，此文一到青島，當地軍警官，遂於是夜，假設筵宴，

招待新聞記者，林白斯爲青島新聞界之鉅子，又愛出風頭，當夜便至赴宴，可憐他此一去無異粉蛾撲火，自投羅網，等他至時，二話未提，即將他綁縛起來，押於牢中，當夜打電報到濟南，報告已將林白斯捕獲，混蛋將軍當夜發來命令，着即立地正法，可憐一個赫赫有名的林白斯，于翌日正午，五花大綁，架至刑場，鎗聲一响，腦骨橫飛，王經理雖有通天本領，無奈一時之間，已經鎗斃，便和俊生忍淚到了刑場，偷偷的看人將林白斯的屍身，檢于棺材之中，安葬在義地之內，這日膠東日報，還在出版，原來膠東日報開設在某國租界，因是尚未查封，當夜因林白斯已死，無人作社論，王經理便着俊生接撰，俊生既痛好友之遇難，又恨軍閥之無道，遂撰一文曰「悼林白斯」，文內略言林白斯遇害之經過，痛斥軍閥之非法，惜原文無存，不得供諸閱者，著者深以爲憾焉，祇憶其結語云，「總之。林白斯之慘死。爲我新聞界之奇恥大辱。亦即爲我新聞界之莫共戴天之仇。凡我新聞界應卒起而與此慘無人道之軍閥作一死拼。」俊生這篇社論。翌日登在報端，被混蛋將軍之走狗看見，立即報告與混蛋將軍，混蛋將軍當時勃然大怒，立即又行文青島軍警機關，着即捕獲作「悼林白斯」之人，不得使其脫逃，並於即日查封膠東日報，不得有誤，否則該地軍警長官，即以軍法從事，當夜青島軍警機關，接到此項命令，遂通知某國領事館，開了鐵甲車，直抵膠東日報館門口，軍警一個個持鎗實彈，先將報館圍住，隨後一擁而進，這時王經理正和俊生商議辦法，就聽見樓梯亂响，二人

相視，各吃一驚，正欲逃走，不料祇聽砰的一脚，將門踢開，十數個持鎗按彈的軍警一擁而進，蜂擁向前，七手八腳的把王經理和俊生捆了起來，這時膠州旅館的那個夥計，特來悼林白斯，也被捆了起來，那如狼似虎的軍警們，七手八腳的將俊生他們裝進鐵甲車，嗚的一聲响，開到軍警督察處，將俊生他們弄下來，當時那軍警督察處長升座訊問，先問明了王經理的姓名年齡籍貫住址職業，王經理一一實答明白，那處長說道，你既是經理，應知命令，為何前夜就有命令着你們停刊，你為何不遵命令，仍然出刊，並且今天這篇社論，更屬荒謬之極，這篇社論為何人所作，從實供來，王經理料事如神，准知道自己的性命是完了。回頭看看俊生，心裏暗道，我若供出是俊生所作，亦不過將俊生的性命白白打在裏邊，王經理思索至此，遂坦然的說道，今日日本報社論為我所寫，俊生在旁忙道，不然，今日社論為我所寫，處長抬頭一看，就見插言之人，年方二十上下，生得儒雅可親，當時處長一看，便有些憐惜之意，大聲叱俊生道，沒有問你，不許說話，便轉過臉去，又問王經理道，今天這篇社論，究竟是何人所作，不許謊言，王經理從容答道，是我所寫，那處長道，是實話嗎？王經理道，毫無虛偽，處長道，既是這樣，過來畫押，兩個衛兵架了王經理便奔檔案，俊生大聲叫道，處長不要魯莽，那篇社論的確是我寫的，不要王經理負此責任，那處長只作不聞，着王經理畫了押，俊生仍在喚着是他寫的，處長厲聲說道，這篇社論雖然立意荒謬，然文字古老，豈為你這童子所能

作，不要嚷，你供你姓什麼，叫什麼。俊生遂供道，姓管名俊生，又問多大年齡，那裏人氏，現在作何事情，俊生却供出在膠東日報充當編輯，處長教俊生畫了押，又把那膠州旅館的夥計訊問一遍，吩咐隔別嚴押，處長便退廳去了，兩個衛兵將俊生架至後院第三監房之內，上了大鎖，俊生欲想出來，勢比登天還難，當夜俊生坐在監房裏邊，暗想那篇社論，雖然有王經理承當起來，但是自己也曾供認，並且自己又供明白是在膠東日報充當編輯，想那混蛋將軍，乃是不知法之人，這時正在盛怒之下，網住誰就是誰，怎麼不是一齊鎗斃，還管得社論不社論，我和王經理死尚有因，像那夥計，只爲信仰林白斯的文章，特來致悼林白斯，不想也被網了來，恐怕明日正午便陪了我們一塊去死，俊生這一夜光景，心亂如麻，准知明日正午，便步了朋友林白斯的後塵，翌日剛剛東方發亮，衛兵便開了鎖俊生的監門，俊生一看，不覺腿軟筋酥，那衛兵進來，向俊生祇說出兩句話，驚的俊生目瞪口呆。畢竟那衛兵說些什麼，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聞名稱知己張太太冒險探獄
歸來念重恩管英傑默拜情人

這回書緊接上回，上回講的是管俊生乘輪至青，報館任事，因朋友遭害，撰文追悼，以致惹下橫禍，被押在青島軍警督察處，夜間思量朋友白斯遇害之速，自己的性命大概也就在明日正午宣告結束，這一夜之間，不免想起家中高堂雙親，兄嫂弟妹，和賢妻

美玉，自己有心往家寫一封信，安慰眾人，無奈被鎖牢籠，不得自由，又因案情重大，衛兵不敢交談，想寫家書，實乃望梅止渴，空想而已，俊生這一夜之間，除想家鄉之外，更思有情之人，這份難過，只可說欲哭無聲，恨自己沒有孫悟空的變化本領，否則變個蜜蜂，飛至故人面前，談些臨別之言，和知己者抱頭大哭一場，然後再飛回來，等候明日正午來臨，死也無憾了，無奈他那會有變化之術，真是呼天天不應，喚地地不語，俊生這夜的心亂悲慘，恐懼之態，非過來人不能道及，那知東方剛才發亮，太陽宵未出來，就是那衛兵開了監門進來，直奔俊生面前，嚇的俊生腿軟身酥，戰成一團，或有人問我說，丙周你筆下。常常說管俊生具有英雄丈夫豪傑之概，怎的今日遇見此事，竟戰作一團，既是英雄丈夫豪傑，雖死而面不能更色，俊生何其不然，余曰，不然，蓋古今英雄丈夫豪傑皆有兒女心腸，有此兒女心腸，便要戀親懷故，大丈夫生而何歡，死而何憂，俊生之所憂者，高堂雙親，賢妻良友。非憂其個人之死也，且說那衛兵見俊生如此恐懼，忙說道，管先生你不必害怕，我們處長太太來看你了，請你跟我來吧，俊生聽了，大吃一驚，一雙俊目死瞪住衛兵說不出話來，心裏却暗暗思索，自己那來和處長太太認識，呆了好一時，搖頭說道，不必開玩笑，衛兵正色道，你不是管俊生嗎，俊生道，是，衛兵道，既是就沒錯，來來我扶着你出去好了，你放心一些吧，我們處長太太既來看你，你的性命就不會有危險了，俊生聽了衛兵之言，看了衛兵之狀，半信半疑

，出了軍門，轉了兩個灣子，來至一個客廳門口，衛兵將門推開，請俊生進去，俊生進了客廳，就見這客廳裏，佈置的很是講究，四圍放了大小沙發，每一沙發之間，隔一茶几，牆上有字畫有標語，客廳正中放了一張長方的大辦公桌子，桌子四圍放了椅子，俊生就見對面椅子上坐着一個三句左右的婦人，穿的十分闊綽，背後站着一個老媽子不那婦人見俊生進來，忙的站起身形，問那衛兵道，這是管先生嗎，衛兵道，是的，遂又向俊生說道，這是張處長太太，俊生聽了，忙的躬身施禮，張太太急忙向前拉了俊生，讓俊生坐在椅子上，吩咐衛兵和媽媽到門外站着，二人不敢違命，便退了出去，張太太面現笑色，問俊生道，你和小小姐怎麼認識，俊生一聽，就是一楞，忙問道，李小姐現在那裏，可是李素芳小姐嗎，張太太急忙擺擺手，那意思是讓俊生聲音低些，俊生一時誤了，忙又說道，不是李素芳小姐，是李淑貞嗎，張太太連連擺手說道，不是不是，俊生一聽，兩個不是，心裏便拿起悶來，其餘的那還有個李小姐，他正在皺眉思索之際，就聽張太太低說道，就是李素芳小姐，你和小小姐認識了有幾年了，俊生道，認識才一二年的工夫，請問您她現在那裏，張太太低語道，說話聲音小些，免得被人聽見，你惹的這個禍，可不在小處，昨天晚上濟南已經來了公事，着將經理和編輯解往濟南懲辦，我昨夜聽處長和李小姐談話，才知道你供的是編輯，並且你還承認那篇長文是你作的，處長那時尚不知你是自己的人，他說見你年輕多才，不忍你死於非命，才含混着那經理

承擔起來，只可惜你後來又承認你是編輯，濟南來的公事：着將經理與編輯，一併解濟懲辦，只要一到那裏，准是九死一生，說來湊巧，李小姐昨夜十點鐘，坐特別快車來到，我正忙着吩咐下人們，給李小姐預備飯菜的當兒，處長却面帶愁容回來，見了李小姐仍是毫無悅色，想他的處長位職，還是李司令給她的，我見他對於李小姐冷淡，恐怕李小姐怪下來，便當着李小姐問他爲何這種形像，他長嘆一聲說道，可惜可惜，太可惜了，這樣一個好男兒，要死於無名之地了，李小姐和我聽了，各吃一驚，忙問他究竟，他說剛才辦了一案，是抄的膠東日報館，抓住了三個人，這三個人中，有個青年，一團正派，溫雅可敬，是河北正定人氏，李小姐一聽，便吃一驚，忙問此人姓甚名誰，處長說道，他這個名子，很是耳熟。姓管名叫俊生，當時不但李小姐在椅子上坐不住了。連我也坐不住了，不瞞管先生說，我訂着一份膠東日報，每日報到了，我不看別的新聞，拿起來先看你的小說，雖然和你沒有見過面，你的名子我是很熱悉的，所以當時我一聽，和李小姐同樣的吃驚，你既是被捕了，你就承認你著書不就罷了，爲何供認是編輯，這够多末危險，俊生聽罷張太太這話，站起身形。向張太太深深的鞠下躬去，口中說道。萬望張太太看在李小姐面上，設法救我一救，張太太道，管先生你這是那裏話，我們要不打算救你，大早晨我來這裏見你作什麼，剛才我已替你辦妥了，和你們同時被捕的不是還有一位旅館的夥計嗎，濟南來的公事，只要經理和編輯二人，未要那夥計，我剛才已見

了那夥計，我和他已經商議妥協，他家沒有人，只有他的老母，今年已是六旬有四，我將他母親迎到我這裏撫養，他情愿替你到濟南去，俊生聽了，連連搖頭，說道不可，我有母人也有母，豈可使彼孤兒寡母，演此生離死別之慘劇，我心實有未忍，張太太妳回去和李小姐竭力另想其他辦法救我，如實在無術，我也惟有受死而已，俊生言至此，不禁落下幾點痛心之淚，張太太看了，眼角發酸，也落下淚來，張太太拿手帕擦了擦淚眼，將手帕遞給俊生，俊生也擦了擦，張太太說道，現在天已不早，大概還要坐九點的車，往濟南解你們哩，一到濟南就不易辦了，你先隨衛兵去，我趕快回去設法，說着將衛兵呼來，還押去吧，只是你要小心侍候，過後我有重賞，衛兵唯唯稱是，便將俊生仍還押在牢房之內，俊生進了牢房，衛兵仍然將門鎖上，俊生坐在橙子上，回憶遮才張太太所談之話，知道素芳小姐來到，這時心裏雖仍是悲慘恐懼，却好像有了許多希望，忽又想起張太太才說，九點的車還要往濟南解送，她又說一到了濟南，就不好辦了，看來這時，已是六點來鐘，臨起解還有三個鐘頭，不知她們能辦好不能，俊生坐在牢房裏，恐佈的思索着，眼見得太湯漸起，約料着已是八點來鐘，仍不見張太太的信息，又挨了一時，已至九點來鐘，俊生的心絃跳動的速度已至極點，窗下每有脚步聲音，便以為是解差的來到，這時明是六月暑天，俊生的上下牙齒，却得待得……：戰個不止，如此一直到了正午十二點鐘，才見衛兵開了門，提進了一個食盒，衛兵親自替俊生打開，俊

生一看，原來是一份西餐，就見食盒旁邊有一張素箋，俊生隨手拿起一看，就見箋上清秀的小字，寫了幾行，但見那字是：

俊生先生：

別來三月，何異三秋，朋友私情，諒或亦有同感歟？！

茲僅將你嘗贊美之食品遣人送去些許，望您多吃幾口。

此處風光雖佳，但非駐足之地，事情完畢之後，立即邁返津門，屆時晤面，有言相商，切切，此請

獄安

素芳謹啟

俊生看罷此信，當時心裏就和吃了一付定心丸似的，將一切恐怖悲慘完全消滅，昨晚被捕時，尙未吃飯，到此時已是對頭一日，心裏一安定，却覺得餓了，這時衛兵已將食品擺在桌子上。俊生看了一遍，所有幾樣西菜。正是去年在北冰洋飯店和她吃的那些，一些不差，那日他吃完之後，曾不絕口的贊賞這幾樣菜，李小姐却記在腦筋裏，今日知他難過，特將此數樣西菜送來，另外又給他寫了一箋，俊生看了，當時立將千悲萬憂拋之九霄雲外，當時他望着字箋上的「望你多吃幾口」一句微微一笑，自言自語的說道，謹遵台命，他讓過衛兵，衛兵不吃，他便狼吞虎嚥，飽餐了一頓，衛兵將傢伙拾去，俊生飯後，却又想起張太太說的九點鐘的車起解。這時還沒動靜。想是她們給辦妥了，俊生想

至此，又把李素芳的信拿起細看末段，益覺無事，當時只盼早日開釋，以便回津，見了李素芳，我一定是一言不語，屈膝跪在她的面前，三拜九叩，喚她幾聲救命的菩薩，她這箋上說，有話和我相商，未免客氣過甚，那時她說怎麼，我就怎麼，她教我去死，我也還她一死，俊生這樣想着，天已黑下來，衛兵開了電門，不多一時，又有人送飯來，只說是處長公館送來的，沒有提明是誰，俊生欲問又不便問，只好吃了一些，衛兵將傢伙撤出去，又呆了一時，給送來兩床褥子一件洋毯，也只說是處長公館送來的，這夜俊生的心情，雖然仍不能安逸，但是比較起昨夜，安靜百倍，翌日九點餘鐘，衛兵便敲門開了，俊生因一連四夜未曾合眼，這時却覺困乏。正在酣睡，忽覺有人推身，一驚而醒，見是衛兵，俊生又吃一驚道：「什麼事？衛兵道：管先生您請起來吧，處長要開庭審問你了，大概今天就要放你了，俊生聽了，揉揉眼睛，下了床，整了整衣服，跟着衛兵走了出來，轉彎抹角，來到公庭，衛兵將門推開，俊生走了進去，抬頭一看，就見堂上坐着一位問官，不是別位，還是昨夜問案的那位兩縷鬚的問官，那問官見俊生進來，恐怕俊生說出別的話來，所以他也顧不得再問俊生姓名，只將那卷宗拿出來，着俊生畫押，俊生見那卷宗上寫了開釋二字，其餘的小字，當時看不清楚，又見那問官對於自己頗表親善，准知沒有自己的虧吃，所以也便一聲不語，便從命在那卷宗上畫了押，那問官向衛兵說一句開釋，衛兵也明白這裏邊的情形，所以當時把俊生推出

軍警督察處，俊生出了軍警督察處的門，暗道一聲險哉，回頭望了望那兩扇大黑門，不禁說道，無異鬼門關一座，俊生想到這裏，忽然想起王經理和那夥計怎麼還不出來，想係先放的我，隨後放他們，莫若我站在這裏等他們一時，俊生想罷，剛一止步，却聽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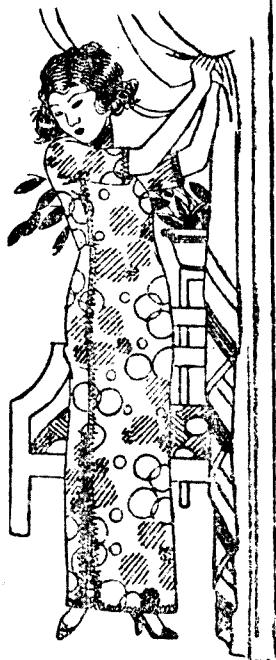
沈

汽車笛鳴嗚嗚叫幾聲，俊生忙的往路邊退退，那汽車却正停在督察處門前，就見車箱啟處，跳下一位女人，年在三十三上。俊生一看不是別人。正是昨晨約我出獄談話的處長太太，俊生正欲向前拜謝，張太太一扭頭看見俊生已站在門外，忙招手道，管先生快過來，俊生便走來施禮，張太太道，這是什麼時候，快上汽車，到我們家去，張太太說着，竟拉俊生上了汽車，車夫搬動機輪，將車

轉過頭來，嗚的一聲，飛也似的開來，不多一時，停了汽車，張太太拉俊生下來，進了路西的大門，原來這地方從前是一座大廟，這時張處長將前邊修理了修理，作了公館，常時張太太在前，俊生在後，走了進來，穿過走廊，過圈門，是一所四合瓦房，張太太

領着俊生一直上了階庭，老媽子高啟籬籠，俊生和張太太走了進去，俊生留神視觀看這屋的佈置，十分講究，桌椅沙發，盡是新的，四壁牆上滿掛名人字畫，桌上案上，擺了不少的珠寶翠玉，等等彫刻古玩，這些俊生却不甚注意，俊生這時瞪直了兩隻眼睛，將這屋裏看了一個遍，却不見李素芳的影子，張太太看了，便知他是在找李小姐，笑道，管先生請上邊坐吧，你是在找李小姐吧，李小姐昨天已經騎馬走了，她走的時候，曾告訴我說，等你出來，教你在此等她十日，如果來了，便在此見面，如過不來，便教你回天津，她在天津候你，李小姐說，見了你還有話和你說，我昨天想和她一塊去處裏看你，因種種不便，所以李小姐沒得進去，只給你送了一份西餐，我聽護兵回說，李小姐在提盒裏還給你寫了一張字箋，是真的嗎，寫些什麼，俊生這時心裏急欲明白王經理及夥計的下落，並想問她怎樣設的法，居然就沒有事了，她這時却問起字箋長短來，俊生當時不知怎樣答覆，便由衣囊裏將素芳寫的字箋掏出來，遞給了張太太，張太太看罷，笑道，李小姐的小字寫的真秀美，俊生見張太太看罷了，便接過來，仍裝在兜裏，又問起張太太怎樣設的法，如何就沒有事了，王經理和那夥計今天是否也一齊放出來？張太太一聽俊生這話，面上立時換了顏色，呆了一呆才說道，他們怎會放出來，昨天十二點的車，已經解往濟南去了，俊生一聽，大驚道，怎麼解往濟南去了，不是沒有事了嗎，怎麼又解往濟南去了，怎麼沒有解我，張太太說道，我昨晨和你說完話，便回來了，將你

的意思和李小姐一說，李小姐倒很贊成，只是想許久的法子，誰也想不出辦法來，急的處長只打磨轉。說話的工夫已到九點，因沒想出法子來，處長便沒着起解上車。挨到十一點鐘。二次特別快車又快開了，如果再不解去，恐怕弄出亂子來，但是又想不出特別方法來，結果還是依了我昨晨的辦法，着那夥計頂了你的名字，好在那夥計倒很義氣，滿口情愿，毫無怨色，俊生聽了，傷愧不已，有心追上前去，將夥計替回，又一想木已成舟，如果追去。不但無益，且



將惹出大禍，那時不但自己性命難保。就是張處長的地位，也將不保，思索至此，惟有在外設法打救他們便了，當時俊生又哀求張太太想法子往濟南寫信託人，

或者另想旁的有效辦法，張太太道，好吧，你先到那邊洗洗澡。換換衣服。將身上利落利落，我們再從長計議辦法，說着吩咐僕人，將浴屋開開。僕人配了水，俊生洗了洗，因為衣服尚在報館，這時沒有換的，只好仍穿了這身，張太太問俊生爲何沒換衣服，俊生說明衣服還在報館，請派人去取，張太太聽了，派了一個妥靠的僕人前去，不一時回來說道，膠東報館大門已被封閉，不得進去了，張太太聽了，並不言語，轉身到了臥室，

遲了一時探頭招呼俊生進去，俊生見這間小臥室，收拾的更精緻，就見床上預備出一身簇新西服。張太太向俊生笑道，管先生你穿上試試合適不合適。這是我表弟在此寄存的，俊生道，這是他人寄存之物，不可擅動的，張太太笑道，這是我表弟的，一點關係沒有，他在天津還沒有來，和你高矮不差什麼，他的年齡，和你也相仿，你穿上試試看，俊生聽了，真是難却張太太這份盛情，當時拿了西服，便要出來，張太太攔住笑道，你不在這屋裏換，到那裏去換，你換你的，我出去一下子，說着出去了，俊生便將他身上的舊西服脫下來，將床上的新西服穿起來一看，真好像是自己的一般，甚而至於比他自己的還要合適許多，張太太進來看了笑道。怎麼樣，我看你的身量和他的身量差不多，俊生便問張太太表弟號叫甚麼，張太太笑道，誰知他號叫什麼，他的小名呼李昆，常在天津，不常到這裏來，這衣服還是今年春季寄存到這裏的，說話時，張處長下班回來，俊生向前施禮道謝，張處長自那夜一見俊生，便覺俊生是個不可限量的人材，所以處處加以護庇，詎料李小姐來到，一提起來，還是密切的朋友，因是不惜千方百計，才將俊生放出法網，這時看見俊生，已來到自己家來，又換一身簇新衣服，愈覺精神百倍，更加可愛，這位張處長今年已是五十餘歲，元配已經去世多年，聘這位李氏繼室，迄今數年之久，也是不育。因此張處長每看見正派的青年子弟，便起愛惜之心，對於俊生。既愛其才，更愛其品行，一時僕人開上飯來，張處長今日特別高興，便和俊生坐太太李氏一席

坐了，開懷暢飲，喝了個酩酊大醉，張太太素日飯後，必睡半覺，今日因有俊生，也不覺睏了，便在外間，詢問俊生膠東日報上登的那篇小說的結果，俊生據實告訴於她，她聽了認爲十分滿意，書要簡斷，俊生住在張處長公館，每日無事，和張太太談些閒話，問些關於素芳的事，不覺已是十日，俊生只盼望李素芳回來，却仍不見回來，心裏未免起急，便想回津，張太太道，李小姐並沒有由此回津，聽她的口氣，還不定到什麼地方去哩，你再在此候她幾日，如果仍然不回来的時候，你再回天津去見她，俊生當時也沒有主張，便拿起一張報紙開看，却忽然看見一段新聞，原來是關於膠東日報的事。俊生仔細將那段新聞看了一遍，原來王經理和頂名的夥計施好義都送了法院，俊生這些日雖然有時和張處長擺象棋，有時和張太太說閒話，其實心裏還惦着許多許多的事，王經理和施好義的消息。他日在留心之中，只是迄今不得一些消息，今日一看這段新聞，心裏才寬裕起來，原來俊生是最熟悉法律的，王經理和自己犯的罪名，只不過罰些科金而已，甚可宣告無罪，只不過關於這類案件，輕易不肯送交法院，只要一交法院，便算保住平安了，准保沒有性命之虞矣，俊生當時看了這段新聞，立時便想到濟南去探視王經理和施好義，便將這段新聞，請張太太看了，然後說明他打算到濟南去的意思，張太太的意思是不愿教他前去，愿他在此再等李小姐幾日，如果再不來的時候，從此坐火輪回天津，不可到濟南去，俊生却覺着那施好義對於自己這份義氣，真是千古希見，遂於當日

又去見了施好義的母親，說明施好義已經送了法院，絕沒有性命危險了，施好義母親聽了俊生這話，稍得一些安慰，俊生又給她去下幾元錢便回來了，當日就要到濟南去，張太太攔他不住，張處長給了俊生幾十元的路費，張太太另外又給了俊生一些，叮囑了俊生許多的話，俊生說明，由濟南回到天津時，必來回信，張太太又叮囑俊生，到了天津務要到她表弟家裏看看，因為這許多日子也沒有來信，我心裏很是惦記，俊生一一聽清楚，當日別了張太太和張處長，便乘膠濟車奔濟南而來，當日到了濟南，下了車，先找了一家旅館住下，洗嗽一番，吃了一些東西，因為這日是星期五，看守所裏不是接見的日子，只好待諸來日，到了第二天，俊生早早的起得床來，洗嗽完畢，吃了一些點心，買得許多食品，便僱車到看守所來，進了門，照例要一科錢，走了進去，掛了號，由九點一直等到十點多鐘，才喚得俊生這號，俊生隨着所丁走了進去，來到接見室，王經理和施好義一見是俊生來到，兩個人驚喜交集，先將食品遞過去，王經理不住的致謝，俊生對於施好義尤表慚愧，將他母親的近況詳細訴說一番，又問了王經理許多的話因為他們談話的時間太長了，所丁十分不滿意，俊生由腰袋裏將張太太另外給的錢，完全遞給了他們倆，另外又偷着給了所丁一元，又和王經理談了一時，這才出了看守所，回到旅館，休息了一時，心裏惦记着素芳，在這裏住不下去，當日便又乘津浦快車北上，翌日清晨到了天津，下了車，便乘人力車拉到法租界北辰會。俊生在二樓上開了房間，

裏邊收拾的十分清潔。光線也很好，夥計打來臉水，俊生擦了擦面，這時天氣尚早。俊生一路勞累，便倒在床上閉眼休息了一時，再看時計時，已經九點過了，俊生穿了衣服，戴了帽子，吩咐夥計鎖了門，出了旅舍，雇了一輛洋車，一直拉到李金屏家來，李金屏夫婦一看是俊生來到，驚喜莫名，李太太便問俊生這是由何處而來，前幾日看見你寄來的膠東日報。有主筆林白斯遇害新聞一則，我和你哥哥看了，嚇的誰也沒吃下飯去。你哥哥馬上給你去了一封信，至今沒見你的回信，我們這幾天每日念叨你，你這是從那裏來，你哥哥給你去信的第三天。就看見益民報戴着膠東日報被封的新聞，並將經理編輯捕去，並未登出姓名，不知編輯是誰。我還總以為是兄弟你呢。這些日我和你哥哥總是寢食不安，倒底你們是怎麼一回事呀，惹出那麼大的禍來，俊生遂將在青島一切遭遇經過訴說了一遍。李太太一邊聽一邊皺眉，李金屏面上的顏色也是時時的改變，等俊生訴述完畢，李太太笑道，哎喲，回想起來吓煞人，兄弟你也害怕嗎，李金屏插言笑道，那怎末會不害怕，還用問嗎，李太太便吩咐老媽子給俊生去買點心去，俊生道謝謝嫂嫂，我還有事，請妳告訴我的柳條箱子放在那裏，李太太道，在這裏呢，你跟我來，說着奔東頭屋裏，俊生將柳條箱子打開，將摺子取了出來，裝在兜裏，便忙着告辭回到旅舍，取出信封信紙，揮筆給王經理寫了一封掛號信，由腰裏取出摺子，打開一看，却皺了眉頭，原來俊生這個存錢摺子是定期存款，俊生在濟南記得是八月一日到期，不想這時打開仔細

一看，却是八月五日的期，相差五日，也是支不出來，俊生看了摺子，不能支錢，想了多時，只好先轉借一下，當時王意決定，便奔書局而來，書局老板一見俊生來了，高興異常，寒暄過去，又問俊生一向到那去了，連個信也不來，這裏一些顧主，却等着看你的書哩，你這次來了，無論多忙，也須作出一些，支應顧客，俊生道，可以，可以，我今天有点要緊的花項，因手中不便，請暫借一下，老板道，用多少，俊生道，一百元就可以了，老板道，什麼時候用，俊生道，馬上就等着用呢，老板道，你候一候，我去看看櫃上夠不夠，因為櫃上向來不存錢，說着去了，不大工夫，笑着進來，手裏却紅紅綠綠拿了一大打子，向俊生道，這是現從賬桌上檢的，一元五元十元的不等，太不整齊，俊生道，不要緊的，說着接了過來，便和掛號信包在一起，別了書局老板。便奔郵局而來，及至來到郵局門前一看，却是雙門緊閉，俊生一想，原來今日正是星期，俊生暗道一聲，怎麼這般巧呢，當時無法，便回到旅舍，夥計沏茶來，俊生吃了兩杯，便又提起筆來，想給張處長去封信，拿起筆一想，張太太說教我到他表弟家去看看，我這時還沒有去看，這信暫且不能寫，俊生想至此，便又停筆吃茶，俊生一邊吃着茶，一邊將夥計呼來說道，你往司令部裏去個電話，問問李素芳小姐在不在，如果不在不用提是那裏，如果在就請她候一候，有姓管的和她說話，夥計唯唯，轉身去了。不多一時回來，向俊生說道，那邊說李小姐出門遊歷去了，還沒有回來呢，俊生一聽，却又後悔不聽張太太之

言，倘要不在青島等着，一心回來。這時到了天津，素芳却還沒有回來，當時俊生將一切的高興滿都打消，放下茶杯，無精打彩的向夥計道，你去吧，夥計帶門去了，俊生歪身倒在床上，將素芳的字箋取出來，翻復的看了幾遍，暗想她既是說教我事情完畢，立即端返天津。屆時晤面，有言與我相商，怎的這時她還沒有回來。俊生看了素芳的字箋，却又想起她往獄裏送的那份西餐來，俊生覺着她這份情義，真是破齒難忘，俊生想起上午她送去的西餐，却又想起當日晚飯，也是美的食品，那是張處長公館送去的，那分明是張太太給我送去的。俊生想起了張太太的爲人，真是可欽可佩，與我原不相識。竟如此的待我，俊生想到這裏，却又想起身上穿的西服來，俊生一想起西服，却又想起了張太太臨行時囑託我到她表弟家去看看，俊生想至此，便由床上跳下來，跑至電話機前，却有好幾個女子圍着耳機，俊生忙的退了回來。左等她們也打不完，右等她們也打不完，只把個俊生等的膩煩又膩煩了，她們還沒有說完話，俊生無奈，拿起一本書去看，却將打電話給忘下了，俊生正在看的入神，夥計推門進來說道，管先生外邊有人找，俊生忙迎了出來，却是季金屏，二人進來，俊生給金屏斟了茶，金瓶含笑問俊生道，在那裏吃的飯？俊生想了多時，才想起自早晨到這時還沒有吃飯，當時覺着肚子餓起來，笑向金瓶道，哥哥你要不問我，我還不餓呢，金瓶笑道，還沒有吃嗎，俊生笑道，正是呢。說着將夥計招來，笑謂夥計道，給我叫些吃的來，夥計笑道，您想吃什麼呢，俊生道，什

麼現成，就來什麼，越快越好，夥計道，兩位人吃，還是您個人吃呢，俊生笑道，我一個吃，我一個吃，夥計轉身而去，不大工夫，菜飯業已來到，俊生吃着飯，金屏看見了俊生的手帕包兒，笑道，手帕裏包的是什麼，俊生笑道，一封信，金屏手摸着手帕包兒道，還有什麼，俊生笑道，還有一百元錢，金屏笑道，我看你剛才到我那裏，將柳條箱打開，沒有拿什麼東西，一定是將存款摺子拿了來，對不對，俊生點頭笑道，是的，金屏笑道，這又是幹什麼用，李金屏說着將手帕打開，果然是一打子不整齊的鈔票，和一封寫着「雙掛號」的信，李金屏和管俊生交情最深，所以彼此事公開，當時金屏看那信皮，上寫「寄至濟南地方法院看守所第二十五號房，交王征亭先生收啓」下寫以天津法界北辰旅舍管寄。李金屏看罷信皮，伸手將信紙抽出來，祇見風流瀟灑的行書字兒只有幾句，寫的是：

征亭仁兄：

日昨洒淚握別。何勝淒悲。弟今已平安抵津。勿庸惦念。遵命籌得洋百元。謹從郵局奉上。以備兄需。施好義先生誠爲當代罕見之士。祈兄台加以維護。爲荷爲感。餘不盡書。此請

獄安 並問

好義先生安

弟管英傑鞠躬 八月一日

附百元匯票壹紙

李金屏將信看罷，看了看俊生，暗暗點頭，仍將信紙裝在封內，又問了俊生許多話，便告辭去了，李金屏回到家來，李太太進門便問他支錢作什麼，探明白了嗎，李金屏遂將以上情形告訴一遍，李太太聽了說道，你看怎麼樣，我准知俊生支錢是有特別正用，你還不信，他要不是正用，他一個銅子也捨不得花，除非是遇見正用，他才肯支錢呢，俊



◀估住住機▶

生的脾氣個性我認識的太清楚，你想他連烟捲都不會抽，連麻雀牌都認不甚清，金屏笑道，要說俊生是個好青年我倒不反對，不過教妳一說，就得另說出點道道來，李太太嗤的一笑道，什麼道道，李金屏道，你說俊生不會抽烟，倒是實在，怎的妳說俊生也不會打牌。我准知道俊生會打牌，怎麼你說不會，李太太道，我說他認不甚清。也沒有說他不會呀，李金屏見她說話時的一種嬌態動人，向前將她抱在懷裏，狠命的接了一個吻，這個按下不表，且說俊生等金屏走後，又想給

張太太的表弟李昆去電話，却又有人占着耳機子，只好作罷，回到屋來，背着手在屋地上踱來踱去，思索着素芳小姐，越想越是可敬，越想越是可佩，越想越使人拜倒她的高跟鞋下，俊生想着假使她這時推門進來，我先不能和她說話，我先將房門關上，請她坐在上面，我是長揖大跪，三拜九叩，呼她一千聲觀世音，喚她一萬聲活菩薩，俊生這時想來，他一個整個的性命，完全是李素芳所賜，不但他的性命，是李素芳所賜，就連朋友王葆亭王經理的性命也是她一人所賜，不是她從中撥弄，王經理如何逃得鎗斃，如何能送法院，俊生這時覺着李素芳，真不管生身父母，生身父母之恩，日日報，時時報，刻刻報，也是報不盡的，他對於素芳這份恩情，也覺着是此世難以報盡，正是：

恩仇莫辨非君子 皂白分明是丈夫

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惡少仔睡禮姦宿已罷貨搗兒
姑娘好命苦慘呼求救遇知音

却說管俊生因濟友困，不惜向人磨牙廢咀，由書局裏藉來大洋一百元，寫了一封掛號信，滿指望當天寄至濟南，不料想正遇上一個星期日，當日未得寄去，只好等諸明日再匯，當天吃過晚飯，因身體勞乏，又因明天還須早些起床去匯款，所以飯後，在屋地上躑了一時，便息燈安寢，俊生躺在床上，身體真覺勞累，但是心中有事，翻來復去，合不

上眼，就聽着壁上鐘，鏗鏘打過兩點，俊生仍然不能入夢，正在這時，就聽着隔壁房裏，噤哩咕嚕，接着就聽有哭泣之聲，其聲淒悲萬分，俊生忙的坐起身形，側耳忖測一聽，却是女子聲音，哭的死去活來，口裏不住的呼喚媽，令人聞之心中不忍，遽掉同情之淚，俊生便開了電門，穿着褲叉，下了床，坐在靠牆壁房的椅子上，皺着眉頭，側耳靜聽，就聽有人連嚇帶勸的說道，妳這姑娘，怎的不知好歹，怎的不識情趣，妳想他已經將妳賣了，把我們的錢也拿去了，妳便成了我們的人，這不是現有字據在這裏嗎，妳不做生意。那如何行啊，我們掌班的對待妳這還算不錯。因妳哭鬧叫喚，將妳送到這裏，要換轉別位姑娘，早拿皮鞭子抽妳了，妳別不知趣了，好姑娘聽我的勸吧，混事雖然名譽不好聽，但是妳看姐兒們多麼快活呀，不是打牌，便是聽戲，每日吃的不是山珍就是海味，穿的衣服，幾時也是什麼摩登就穿什麼，一天一件兒，這是白天的樂子，到晚上有恩客住局，那更是人間沒有的快活事了，古人說：人在牡丹花下死，作鬼亦風流，這是勸男人們尋開心找快活的話兒，我們女人家不是也有兩句嗎，□□□□下，□□□□風，（因其言不雅，謹以□代之，祈看官原諒）那婆子說了這半天，那女子只是哭泣，毫末聽見，那婆子特將這兩句不堪入耳的句子放高了嗓子，使那女子聽，那女子仍是哭泣，裝作不聞，那婆子道，姑娘聽見了沒有，妳要沒有聽清我再給妳說一個過，遂又拉着破圍子說了一遍，就聽吓嚇一下子，緊跟着就聽敲噏一聲，我把妳這個小□，我

把妳這個不識趣的，妳還敢打你家奶奶的嘴巴子，奶奶不給妳個厲害，妳這小□也不知妳家奶奶外號人稱母閻王，說着就聽噠噠一聲慘叫，俊生聽了，如錐刺股，當時便拿手用力擊那隔牆，口中急不擇詞，遂口說道，那邊房裏人休要無禮，在此青天白日之下，朗朗乾坤之中，怎的就敢逼良爲娼，烈女不從，胆敢毒打，妳不要逞強，待我和妳講理，就聽那婆子在隔壁答道，那邊客官，請您安息，這事不干您事，不便多口，俗語說的好，是非皆因多開口，煩惱只爲強出頭，客官您老聖明，在此客居，何必多管閒事，況且我們這也是生意，指着做這生意養家糊口，一家老少好吃棒子而生活，我這是東摘西借三分錢使賑湊了六百元大洋，將她買來做生意，今天到手二日了，一文錢還沒有賺，還給開罪了許多的客人，客官聖明，您想我們這也是生意，拿六百元大洋買來田地，不能自由耕種，別說不能得益，我的三分利息到時候誰給我們付吶，俊生聽了，氣的喘吁吁的，說不出話來，心裏却暗自盤算着，她既是花了六百元買來的人，想我和她理論也是枉然，要是和她歸官面，自己 and 那女子素不相識，在法律上沒有告訴權，若當一份告發人，還不知這女子家裏是何種情況，將來鬧到什麼程度爲止，再說我的事情繁忙，那裏有這樣閒工夫和她們搗亂呢，俊生想到這裏，又想起那婆子說是，古人說是非皆因多開口，煩惱只爲強出頭，這話雖然出諸她口，但是我也早聞，不若算了吧，我還是睡覺爲是，俊生思索至此，遂說道，妳雖然是花錢買來的人，也不許妳隨便毒打，再說買

賣人口，在法律上也是犯罪的，得了，妳不要再打她了，免得驚醒他人，俊生說罷，便登床息燈，就聽那婆子低音語道，法律長，法律短，這也犯罪。那也不許，哼，我們不懂得那些，什麼法律不法律，什麼許不許，看那混蛋將軍，將山東一省的老百姓遭塌成什麼樣子，也沒見法律將他怎麼樣，我們三分錢使賤，買來一個姑娘，不給做生意，我們勸勸，她就打我們，我們扭她一下子，你倒不樂意了，你有本事去不樂意那混蛋將軍，去和那混蛋將軍講法律去，你們這類人。也只會欺負我們這沒有勢力的窮窳主罷了，那婆子的聲音雖小。俊生躺在床上，却一字一韻都聽得清楚，俊生暗想。這婆子雖然可惡，說的倒也有理，俊生心裏正自盤旋，忽聽那女子啾啾又怪叫一聲，接着就聽吧嚇吧嚇的打肉聲，那女子隨着打聲，又大哭大鬧起來，俊生這時可再忍不下去了，當時開了電門，穿了褲子，開了房門，來到隔壁門口，伸手用力一推房門，因他用力過猛，幾乎將他栽倒，當時俊生闖進房去。燈光之下。看的真切。就見那婆子年約五十餘歲。滿臉橫肉，擦了一臉白粉，還是剪髮天足，真個是三分像人。七分像個母夜叉，剛才她自稱綽號叫做母閻王，俊生這時看了她這般尊顏，心裏暗道一句倒是名符其實，俊生就見那母閻王，正捺着一個十七八的姑娘連扭帶打，只痛的那姑娘，在床上亂滾，口中不住的奶奶媽媽的求饒，那母閻王正再打的高興，猛見俊生進來，就聽俊生說道，呀，老婆婆，先不要打，我問一問妳，那婆子見俊生相貌堂堂，氣宇非凡，面上似怒猶喜，溫柔裏透出莊嚴

，劍眉倒豎，俊目圓睛，看着又是溫存，又是威嚴，老婆子見了，便停住手，望着俊生說道，你這客人，是何道理，你也是住房的，我們也是住房的，半夜三更裏你私自闖進我們住室，存何居心，是什麼意思，快快請出去，我們的事，不干你事，休要多言，免得吃苦，快去快去，那婆子說着，便拿手指俊生，俊生說道，老婆婆你在這半夜三更裏毒打少女，攪的隣室不安，難道還不許來看看嗎，老婆子道，我們打人，與你何干，你要賠我們六百元大洋，便將人給你，我可不打了，俊生見那姑娘生得十分俊美，只是被那母閻王扭打的將青絲亂滾，滿面淚痕，其狀極慘，好生可憐，那姑娘剛才被扭，忽聽見隔壁有人替自己抱不平，以為或可遇救，不想被那婆子幾句話說的那人不管了，婆子見那邊沒有動靜，便又扭打起來，她便又呼喚求饒，忽然闖進一個人來，她忙抬頭一看，就見進來的是一位青年男子，她就見那青年相貌堂堂，又溫存又莊嚴，進來便和婆子論理，這時就聽婆子說，你要賠我六百元大洋，我就將人給你，我就不打了，她聽了這話，恨那婆子無禮，想人家與我素不相識，怎肯出此鉅資救我，那姑娘想到這裏，不住的拿一雙淚眼瞅俊生，俊生見她那一種可憐形態，不由的動了測隱之心，掀開了俠肝義胆，當時將怒容一收，向那婆子說道，妳既有心不要這姑娘，待我問她一問可以不可以，那母閻王道，先生你要看上她了，你就拿出六百元錢，我馬上便將字據給你，你看好不好，俊生道，我們從長計議，說着便坐在對床的沙發上，問那姑娘道，這位姑

娘你姓甚名誰，那裏人氏，怎的落到這般地步？家裏都還有什麼人，妳坐起來給我訴述一遍可以嗎？那女子聽了，便掙扎起身來，先將淚眼抹了又抹，看了看俊生，羞的垂下頭去，眼裏却又掉下熱淚，淚珠連貫，急如雨下，此正所謂，未曾開言心難過之表情，當時那女子又抹了抹眼淚，才抽抽噎噎的訴道，我姓安，小名叫月娥，家裏只有我老娘，父親早年去世，上無兄姊，下無弟妹，跟着老娘過日子，一十六載沒有出過大門，不料被同族一個人面獸心的姪子名叫安國勳，強行姦污，將我老娘活活氣死，因我是個不識字的懦弱的女子，迄今未能替母報仇，却被那人面獸心的安國勳霸佔在他家，違背倫常，施行姦宿，後來他又勾搭了一個姓張的女學生，又勾搭了一個律師小姐，名叫什麼李淑貞的，才將我置之度外，後來我和一位李昆公子，因為聽戲相識，便互相來往，感情日見親密，不料想被我那人面獸心的姪子安國勳知道了，竟於前些日，花錢連動特務，將李昆公子捕獲，我也不知誣了李公子一個什麼罪名，便將李公子送了法院，押了起來，於大前天安國勳那東西竟將我賣與這老不是東西的手裏，至於多少錢，我倒說不甚清楚，先生你若肯見憐我，請你設法救我一救，此生不忘大德，說着便下床來跪在地下，俊生忙由沙發上站了起來說道，妳快請起來，妳快請起來，我一定設法就是了，原來俊生剛才聽了安月娥這篇言詞，涉及李淑貞，又是安國勳所苦害，俊生聽了這兩個人的名字，受的刺激最重，所以見月娥跪在地下，便隨口說道，我一定設法就是了，安月娥這

才站起身形，謝了又謝，老婆子向俊生道，先生你打算怎樣吧，你要打算要她，你就馬上拿出六百元大洋來，人便歸你，否則還是這句話，這是我們的房干，你不能隨便進來，就請你出去，俊生這時心如刀割，低着頭想了多時，猛的抬頭說道，好吧，我給你六百元就是，妳將人交給我吧，老婆冷笑道，先生那有那末容易的，不先交錢，就將這樣一朶鮮花似的姑娘給妳嗎，俊生聽了，不覺臉兒紅了，但是不能因她這樣一句話，就不辦大事，當時跑到他自己屋來，由衣兜裏將存錢摺子取出來，看了看上邊寫的明白，存洋四百年，俊生便拿着摺子走了出來，這時二十一號房門口，集了許多住客，都在注目看着，俊生拿着錢摺子走進去，向那婆子說道，這摺子上是存款四百年，妳先拿住，明天我再給你籌劃二百年，妳看好不好，那母閻王聽了，看了看俊生，將摺子接在手中說道，這個不行，我們是現款買來的，我們還是要現款，這摺子要取不出錢，我們不是上當了嗎。這時就見由人羣裏擠進一個年在四十上下的人來。穿了一身綢子褂，戴了墨眼鏡，進來將摺子接過去，看了看摺子，又看了看俊生，向那婆子說道，這個沒有錯，這摺子還是在我們辦事處立的，俊生聽了，看看那人，互相点了點頭，那婆子道，你保險嗎，那人道，我保險，婆子道，你只保這個險不成，我們買這孩子，只現洋花了六百元整，又是寫字據，又是請客吃飯，又爲她置了許多衣服，又是開房干，又是坐汽車，還是三分錢使的賬，出門就得一個月的利息，這又是二十幾元。連衣服帶利息及一切花費

，共合起來，頂少也有七百塊了，我們這時六百元賣了，乾乾的就賠一百多塊，誰家買孩子不爲的賺錢，難道我們買孩子就爲的賠錢嗎，再說我們買的這個孩子，你們大家看，模樣兒夠多漂亮，今年才十六歲，正是一朵含苞未放的牡丹花，誰看見誰不愛，我們打出來了，做上三個月裏買賣，何愁一千元兩千元的往回收响，這時白白的讓我們賠上一百多塊，大家請想，我們的氣順得下去嗎，俊生一聽，心裏想這婆子真可惡，看這樣兒，六百元錢她是又不賣了，當時向老婆子道，妳不用說別的了，妳不是說給我六百元錢就將人給我嗎，我明天將六百元錢交齊，妳將人給我就是了，我們二句話沒有，婆子道，先生這話可不能這樣說，人這時還是我們的，我們有主權，賣不賣由我們，價錢合適，我們就買，價錢不合適，我們就許不賣，這個誰也主不了，除非是我們自己主，先生你要打算要這個人，你就甘愿花七百元錢，我們也不賺錢，落個白忙忽，如果不然，算我們沒有這一場，先生請你自思自想，月娥在旁不等老婆子語罷，便又跪在俊生面前，抹眼擦淚，苦苦哀求說道，先生你無論如何，也可憐可憐我，救我不死，如果你今晚不救下我，今晚我便被這老東西打死呢，昨天夜裏，幾乎沒把我致死，今天夜裏你再不救我，我的性命非死在她的手中不可，先生好先生，你今晚要救下我的性命此生如不能報德，再生犬馬也當………俊生見她跪在地下，一字一淚，句句打入心坎，字字刺透心肝，當時向那婆子道，妳說七百就給妳七

百，再不得反悔了，說着又到自己屋裏，將包掛號信的手帕打開，將這一百元錢也拿出，又由西服兜裏，將在青島來時張處長給的路費也一併掏了出來，數了數還有三十二元零幾角錢，連那百元，一齊拿過來，向那婆子道，再給妳一百三十元現的，下餘一百七十元，明天付清妳，這時那在銀行作事的先生，向婆子道，人家已付了妳五百餘元，妳將字據拿出來吧，那婆子道，那可不行，你們教我把人交給他倒可以，錢不交齊我們的字據可不能出手，俊生一聽肯交人，比較交字據好得多，本來這種買賣人口的字據，不比借債字據，借債字據是法律保護的，這種字據，法律不但不保護，並且還在嚴禁之例，這是俊生當時心裏的話，可並沒有說出口來，那在銀行作事的先生，聽她說可以將人交給俊生，便從旁又說道，這樣也好，那麼就這樣辦吧，字據妳還帶着，人交給這位先生，明天這位先生取了款來，將款交齊，妳再將字據交出來，那婆子笑迷迷的說道，好這樣很好，這樣兩不怕，那麼妳跟這位先生過那邊屋去吧，月娥聽了，如得大赦令一般，看了俊生一眼，羞的低下頭去，俊生便退了出來，回到自己房來，剛坐在沙發上，就見那安月娥推門慢慢的低頭進來，她回身划上了門，猛的跪在俊生面前，雙膝一屈，跪倒在地，雙手抱住了俊生的腿，將頭栽在俊生懷裏，口中千恩萬謝，叨念不止，俊生這時猛不妨被她抱住了雙腿，想站也站不起來，着急道，妳這是什麼樣子，被外人看見，成何事體，快起來，快起來，俊生說着掙扎着站了起來，月娥才慢慢的由地下起來，這

時俊生着急了滿頭汗珠，便到臉盆前，將自來水管擰開，擰了一個熱手巾，回頭看見月娥滿面淚痕，便將手巾給她道，給妳快擦擦面。月娥抬頭拿一雙俊眼看着俊生，慢慢的伸手接了過去，又看了俊生一眼，才拿着手巾背轉臉擦了擦，轉回身來，到臉盆前，便擰開熱水管子也擰了一個熱手巾，回身來給俊生，俊生剛才見她開水管擰手巾，遂以為是她自己用的，所以並不攔她，這時見她拿手巾給自己，才明白剛才這是給他擰手巾，遂向月娥道，你擦吧。妳擦完了，我自己來吧，月娥這時象子已經噁了，說不出聲來，只是舉着手巾給俊生，俊生無奈，便將手巾接了過來，胡亂擦了擦，將手巾扔在盆裏，月娥却走向前拿手巾將那手巾洗了又洗。俊生走至桌前，將暖壺打開，斟了兩杯水，自己端着一杯仍坐在床對面的沙發上，一邊向月娥道，妳不要洗池了，快喝一杯水吧，月娥聽了，望着俊生微微一笑，兩片朱唇動了兩動，却說不出聲來，看那意思好像是說謝謝你的美意，俊生見她不喝，又道，妳的嗓子都噁了，快喝些水還好些，月娥向俊生笑了笑，將手巾亮在玻璃棍上，拿暖壺走至俊生面前，那意思走來給俊生續斟，俊生連道，還滿着呢，還滿着呢，妳快去喝那杯，月娥看俊生手中杯，果然還滿着，便將暖壺放在俊生身旁的茶几上，她轉身走到桌前，伸手端起那杯，走在床前，坐在床沿上，正和俊生對面，那明亮的電燈，却正懸在他們倆的頭上中間，照得格外明亮，俊生就見那安月娥，臉暈朝霞，眉橫晚翠，身才窈窕，宛如細柳迎風，禮態輕盈，恍若新渠出水，秋波

頻轉，傳出無限深情，俊生暗想，自古紅顏多薄命，看來一些不錯，這樣一個姑娘，却教她無依無靠，孤苦單單，怎能不被人覬覦，只可惜那安國勳不該違背倫常，欺姦姑母，他宿姦姑母，已是大大不該，應遭天誅，姦能宿完，却竟賣與娼窟，如此之人，其心惡毒，恐天下少見，俊生想至此，忽然想起剛才月娥在那屋裏對自己訴述被賣經過時，說了一句，她 and 一位李公子戀愛長短，那李公子的名子好像和張太太表弟的名子一般，俊生想至此，遂問月娥道，妳剛才對我訴述妳被賣經過的時候，妳說了一句和一位李公子戀愛，這位李公子名子叫甚麼呢？月娥未曾開言，先看了看俊生，粉面一紅，低下頭去，又是害羞，又是難過的樣子，俊生道，請妳快說，這個人我好像知道似的，快說快說，這個很有關係，月娥一聽俊生說有關係，她不知是好關係，還是壞關係，便不肯說，俊生急起來道，妳快說呀，這人不是還在法院押着的嗎，妳說出來，如果對了，我也好做主意，月娥道，你作什麼主意，也能救他嗎。俊生道，只要是這人，不能救也須救，月娥道，是那個人，你這人叫什麼名子吧，俊生道，姓李名昆，月娥一聽，正是一人，立時站了起來，問俊生道，你怎麼和他認識呢？俊生遂將在青島來時，張太太告訴來到天津，無論如何，去看看她表弟李昆的話。說了一遍，月娥道，正是他，一些不錯，李公子常常提說他表姊丈是現任青島軍警督察處的處長，管先生可對麼，俊生聽了，一些不錯，便道，這便如何是好，妳曉得是怎麼押起來的嗎？月娥道，那日我和李公子在光陸看電

影出來，有幾個特務不容分說，便將李公子架上汽車，捉往外國衙門去了，後來過了幾天，便送了法院，我回到家來，國勳那東西，將我毒打一頓，我便哭起來，他說妳就好好的哭一場吧，你那心上的，不久要死在看守所內了，說能他便去了，又過了幾日他領我出門，說到朋友家去，竟領我到了那個地方，一進門，便着我上樓，上到樓上出來了好些個花紅柳綠的姑娘，後來見那東西和那屋那母東西，說了許多的話，便將我留在那裏，不許我出來，我每日哭喊，將嗓子都喚啞了，她打着我讓我接客，我始終也不肯，但是前天夜裏……不過我將他的臉也給爪破了，俊生擺手道，不用說這個了，不用說這個了，李公子這時大概還在法院裏押着的吧，月娥道，那准是一定的，俊生聽了，在屋地上走來走去，心亂如麻，因想明日清晨起來，就須到李公館去，看看李昆是否出來，如果沒有出來，就須到法院去，探聽消息，又想明日還須往濟南走掛號信，又一想將一百元給了那婆子，沒有款了，怎麼走掛號信，又一想明天還須給那婆子籌劃一百七十元來，否則還是麻煩，俊生越想明天這個日子越難過，便又愁愁的坐在沙發上，閉上雙眼，策劃明天的事情，月娥坐在對面床上，見俊生仰坐在對面的沙發上，俊目朦朧，似愁猶笑，心裏不覺卜通卜通的跳起來，又覺着一陣面紅耳熱，便坐不寧，歪身倒在床上，剛倒下仍覺着不好，便又坐起來，看看俊生，堂堂儀表非俗，又是這樣一個慷慨少年，我今夜和他住在一室，就是他一宵不上床

，明日這些住客，也是誣他，況且俗語說，一夜夫妻百日恩，看他氣宇非凡，日後不可限量，不知要鬧到什麼地步，他既是肯救我，便是憐我愛我，我何不將他喚醒，脫衣登床，圓個好夢，日後他鬧起來，我縱然不是他的正式夫妻，說起來在某年某月某日夜，在北辰旅舍同床共枕睡過一夜，不惟不是個重要紀念呢，安月娥這種思想，可真是謬誤到極點了，想那管俊生輸命原爲救她，並不是有所希圖，她這時要想如此，豈不將俊生的一片好心，變成了一片惡意嗎，無奈安月娥是個沒有受過教育的人，她解不開這個禮，當時先故意的嗽咳了兩聲，具俊生不動，便將腿在床沿上碰了幾下，仍然不見俊生動，她故意舉起手在上床拍了幾下，仍不見俊生動，她心裏有些急了，雙手搬住床欄杆，用力搖動，只搖的那床吱吱的亂响，回頭看俊生時仍是不動，她便下到地來，故意的由俊生面前走過去，也是不見俊生動，便又走回來，走到俊生面前，故意將腳往俊生腿上一走，用力拌了一下，俊生一驚而醒，睜眼一看是她，忙道，妳還沒有睡嗎，月娥向俊生嫵媚的一笑說道，您不睡，我們能睡嗎，你快到床上睡吧，在這上邊仰着夠多麼不對勁吶，俊生見她這時春風滿面，兩腮通紅，又見她和自己說話，現出一種不規矩的態度來，又聽她說什麼，你不睡，我們怎麼睡呀，這兩句話儼如出諸美玉之口，不過美玉對自己說這話，倒是應當，她對自己說這話，却是大大不該，當時俊生紅了臉，忙站起身形說道，你睡吧，我剛才迷糊了一時，已將盹打過去了，月娥含笑說道，現在天才三點

多鐘，離明還有兩三個鐘頭，我們一齊睡了吧，明天你起來，還有許多的事，說着竟伸手去拉俊生，俊生忙往後退了半步說道，妳快到床上睡去吧，我一定不睡了，月娥拉着俊生的手揚着頭兩隻眼睛釘住了俊生的面，俊生見她這種風騷樣子，心裏暗道，早知妳是這樣女子，我就不該救妳，這原是俊生心裏的話，不想竟說出口來，月娥聽了，向俊生乞憐的說道，先生你不要這樣說話，我這時真是感謝你救我的好心，覺着無以為報，才這樣呢，俊生紅着臉急擺手道，妳要真感謝我，請妳不要這樣子，須知我既救妳，我就是為保持妳的貞節，……月娥道，我的貞節早已被國勳那東西給喪盡了，俊生道，他還算人，月娥說，李公子也……俊生道，前天夜裏……俊生急忙進道，妳快不要再說這個，妳快不要再說這個，月娥道，前天夜裏又被……俊生聽她越說越不入耳，便怒道，妳再要這樣我要退款了，嚇的月娥，雙膝一屈，咕呱跪在俊生脚下，俊生看了她這種表情，真是又憐又恨，却是又愛，恐怕被她纏的時候長了，沒了主義，做出神鬼難容的事來，便轉過身來，將門開開，帶門出去了，月娥見俊生如此很心，便爬在床上去哭泣，俊生到院裏溜了一個圈子，恐怕她羞臊難當，出了事情，便慢慢的回來，站在門口，合腰拿眼由鎖孔裏往裏瞧了瞧，就見她爬在床上，正在哭泣，俊生見她哭泣，倒很放心，准知出不了別的外了，便在甬道走上來走去，好容易金鷄長鳴，東方發了亮，壁上鐘鐺鐺打過了五點，俊生才推門進來

，一見她已經睡去了，俊生便擰開水管子，對好洗臉水，洗了洗臉，嗽了嗽口，月娥一驚而醒，見俊生在刷牙，忙的坐起身來，雙手將頭髮往後推了推，俊生怕她不好意思，便放下嗽口孟子，將自己洗過的臉水放了，又配了一盆淨水，向月娥笑道，妳擦臉吧，月娥這時正不知說些什麼，忽聽俊生笑着說着她洗面，她這時更覺着俊生能體貼人，愈加敬愛，當時下了床，走至盆前，見水已配得，便扭頭回望俊生，俊生笑道，是我給妳配好的，妳試試不冷不熱正好，妳再謝謝我呀，看官，急道，俊生這話，不也輕薄嗎，其實正是輕薄，俊生之所以如此者，是因爲自己洗完臉，便要出去，若不給她些特別有意的話，恐怕自己去後，生出枝節，這時和她說幾句輕薄的話，使她不完全絕望，她今天必能在此安心等候自己，等自己將諸事辦妥回來，那時向她正正重重的說出自己的意思，再給她想善後之法，這是俊生的一片苦心，看官不可誤會，這話交代明白，再說月娥見俊生這時和她說話，帶些意思，當時便笑嘻嘻的瞟了俊生一眼，俊生笑道，看我作甚，月娥嬌嫌的說道，瞧你剛才說的都是些什麼，只爲你是救我的恩人，若不然……

……她說至此不再往下說，俊生笑道，不然昨天夜裏便不……

……月娥羞的說不出話來，她也不洗臉了，站在那裏望着俊生出神，俊生一邊刷牙，一邊故意的向她嬉笑，不一時俊生將牙刷過嗽了口，月娥還在那裏靠盆邊出神，俊生笑着走至她的面前故意的表示出二目不轉的望她，月娥看了，見俊生如此看她，不覺啞的

一笑，猛的一撲，倒在俊生懷裏，慢慢的仰起臉來，俊生抱着她笑着，低語說道，我剛刷過牙，口裏是清爽的，我和妳吻一個怎麼樣，月娥聽了，將腦袋在俊生懷裏滾了兩滾，仰起臉來，和俊生深深的吻了一個，相抱約有三分鐘的時候，才互相撒開，這時壁上鐘鏗鏗打過六點。俊生道，天已六點，我出去辦事去了，妳在此等候於我。不可和人說話，我幾時不回來。妳幾時不要出屋。怎麼樣，妳肯服從我的話嗎？月娥道。肯服從，一定服從，你去你的，我決計連門都不出，如出得一步，你愿意將我怎樣，就任你將我怎樣，俊生見她已將昨夜羞慚之事忘掉，准知沒有枝節發生，便將茶房喚來，告訴茶房安小姐要什麼就給買什麼，月娥笑向茶房道，他不肯說，他不回來不讓我走。却這樣向你說話，我替他告訴你，他不在屋裏，可不許讓我出去，俊生聽了，並不怪她誤會，只惜她沒有讀過書，沒有相當知識，見事太淺，也不和她計較，便戴了帽子，拿了外衣，命茶房到外邊喚一輛車去，茶房看了這幕事兒，驚怪莫名，聽客人着去雇車，不敢怠慢，便到門外喚車去了，俊生又返進屋來，將門關上，抱住月娥，又深深的吻了一下，笑道，等着我，我去了，俊生說着，帶門出來，正與茶房走個碰頭，茶房向俊生道，車備妥了，在門口候着呢，俊生道，好，說着下了樓，茶房這時沒有事，便跟着俊生下了樓，立在門階上看着俊生上了那輛潔淨而漂亮的洋車，就見那年在二十往上三十往下的健壯車夫，拾起了車把，拉了俊生飛也似的奔東跑下去了，轉眼的工夫，已沒了影子，茶房

正要扭身往回走的當時，却見一部簇新汽車，由北辰旅舍左邊馬路上開了過來，到了北辰旅舍門口，鳴的一聲停住，茶房看的明白，就見車箱啟處，跳下一個女子，那女子下了車，抬頭看了看北辰旅舍的大樓，大概她是看見了樓牆上的「北辰旅舍」字樣，認爲無誤，就見她手裏抱着皮夾，得得走上門階，看見穿白的茶房站在門口，就見她的兩個醉過一轉，問那茶房道，勞駕，管英傑先生住在多少號？茶房聽了，一邊轉身，一邊手指東邊說道，小姐您來的太不湊巧了，管先生剛坐着車向那邊去了，小姐妳貴姓？看官，您道，她貴姓，原來她不是別位，正是李素芳，素芳聽那茶房問她貴姓，便道，我姓李，管先生大約須多大工夫回來？茶房道，李小姐妳請樓上管先生房裏坐吧，管先生房裏還有一位小姐看門呢，大概管先生時候長不了就要回來的，素芳一聽，俊生房裏去好了，茶房在前，李素芳在後，上了二樓，來到俊生房門口，茶房伸手將門推開，把李素芳讓了進去，月娥這時正在照鏡子，就見房門一啟，進來了一個女子，她在鏡裏看了一眼，便覺素芳別具一種風格，忙的轉過身來，兩眼不轉的釘住了素芳，素芳進房來了，果見一個女子背着臉在照鏡子，看後影很是窈窕，忽見她轉過面來瞅自己，素芳看了月娥的容顏，心裏暗道一聲，俊生什麼時候又認識了這樣一個女子，素芳心裏這樣想着，面上却堆滿笑容，向前來和月娥握手，兩個醉過一旋，口中說道，女士貴姓？月娥忙

道，不敢當，我姓安，女士貴姓？素芳笑道，我姓李，月娥道，妳是來找管先生的嗎？素芳笑道，是的，管先生這般早出去作什麼去了？李素芳這一句話，却問的月娥不知從那裏答起，楞了一時方道，管先生這時出去，有好幾樣事呢，素芳笑道，都是什麼事，女士可以公開的告訴我嗎？月娥聽素芳說話大方，又見素芳的人品裝束別具風格，當時已生羨慕之心，遂笑道，李小姐說的那裏話來，怎麼不能告訴妳，妳快請坐，我招呼茶房泡茶來，素芳攔她笑道，這早晨並不渴，不要沏茶，快一齊坐下，素芳說着便坐在俊生昨夜坐的沙發上，月娥却又坐在昨夜她那個地方，又正和李素芳對面，當時素芳向月娥笑道，那麼請女士告訴我管先生去作什麼去了吧，月娥未曾開言，想起了昨夜種種，這時俊生出去，一大半是爲她的事，月娥是個沒有受過教育的女子，沒有相當知識，所以她對於安國勳斯騙賣她的事，不以此爲說不得的事，却以爲她受了別人的騙，心裏一股子悶氣，對人訴說訴說方覺痛快，因此月娥對素芳說道，李小姐妳要問管先生這時去作什麼去了，還須將我的事先向李小姐訴說訴說，素芳聽了，正和己意，本來這時素芳正悶着不知道這位安女士和俊生是什麼關係，這時聽她說，欲說管先生這時去作什麼，須先將她的事說一遍，素芳聽了，怎的不是正和己意呢，閒言少叙，且說月娥欲洩胸中之氣，遂將如何被族姪安國勳強行姦污，如何將母親活活氣死，安國勳如何姦宿，如何被霸佔，後來他又勾搭了一個律師的小姐，如何將她置諸腦後，她如何得識李昆，如何被

安國勳知道了，安國勳如何花錢運動官面，如何將李公子捕獲，如何押於法院，大前天如何將她誑至班子裏，如何將她變賣，她如何不肯接客，鴛兒嫌她神曠鬼叫，得罪客人，昨夜如何將她弄到這北辰旅舍來，鴛兒如何誘勸，她不但不聽，如何揮掌打那鴛兒咀吧子。鴛兒如何動怒，如何將她捺在床上，施行毒扭毒捏，她如何的痛疼難忍。哭喚求饒，管先生在這屋裏聽了，便走出闖進隔壁房裏，和鴛兒理論。鴛兒說如出洋六百元便將我交給管先生，管先生問明我的來歷，知道我原是好家女兒，只因命運不濟，被惡任欺騙，以致落在鴛兒之手，受此毒打，管先生心有不忍，便慷慨的認出六百元將我買下，鴛兒見管先生慷慨，卻又說須洋七百元，不然便不賣了，管先生實是個好人，便又認多出一百元，一共七百元，管先生昨夜已交了鴛兒五百三十元，還欠她一百七十元，限今日交齊，今日如將欠款交齊，便將我的賣身字據交與管先生，如果今天不能交齊欠款那便……月娥說至此沉一沉氣才道，管先生這時，出去是辦一百七十元的欠款去了，不知辦得來辦不來呢，月娥說至此已掉下淚來，李素芳一邊聽月娥訴說，一邊不住的點頭，等月娥說至管先生這時出去便是辦一百七十元的欠款去了，還不知辦來辦不來呢，素芳聽罷月娥之言，又見月娥落下傷心之淚，眼見得又要哭出聲來，素芳忙道，原來如此，安女士不要傷心，我這裏大概還夠，素芳說着，將皮夾打開，取出了一摺鈔票，緞織玉指，在舌尖上蘸了一些唾沫兒，十個玉指，一齊工作，点了一個過，將眉顯

皺了一把，月娥看她那意思是不夠的樣子，就見她拿起皮夾細細的一找，却由下邊那裏，又抽出了一張綠票子，就見她兩個醉渴望着那張票子旋了兩旋，抬頭笑向月娥道，總算湊够了，剛才我數這零的，只有一百零幾元，尚差六七十元，不想下邊袋裏又尋得兩張百元的，這樣還用不清了，一齊交給妳吧，月娥忙道，和李小姐是初次見面，素日又不相識，那能教李小姐費神，實在不敢當，等管先生回來就有了，李小姐妳還帶起來吧，素芳說道，安女士這話說的雖然好聽，却是無理，妳說我和妳初次見面，素不相識，不能教我費心，那麼管先生和妳素日相識嗎，管先生不是昨夜剛認識妳的嗎，我們一個人生在社會上，要有互助的精神，談不到費心不費心，妳快收起來，好交那債主，素芳說着便將二百多元的鈔票放在桌子上，便又問起月娥以往之事，却又知道俊生這出去，除了辦欸之外，還須去打問李昆的消息，知道不是馬上會回來，便沉下心去，坐在沙發上靜靜的等着俊生，直等到壁上鐘鐮鐮的打過了十一點，還不見回來，素芳這時覺得腹內飢餓，便將茶房找來，要了兩份西菜，和月娥對面吃了，茶房將傢撤去，壁上鐘鐮……打過了十二點，仍不見俊生回來，素芳和月娥在房裏，靜悄悄的等着，忽見房門一啟，二人都站起身形，注目看去，就見房門啟開，進來一人，月娥一看，就好像是老鼠見貓一般，素芳用目看去，就看進來的並不是俊生，却是一個老婆子，素芳就見那婆子，兩隻大脚片子，穿着男子一般的鞋，往上看，就

見她年在五十餘歲，臉上擦抹了足有一分多厚的白洋灰，還是剪髮披肩，睜眼像個母夜叉，朦朧看簡直是個赤髮鬼，李素芳見過勾人的活鬼，見過吃人的斑斕猛虎，就沒有胆怯害怕。這時看了這婆子，不覺倒吸一口涼氣，身兒不自主的退了半步，就見那婆子將血盆嘴一張向月娥說道，昨天夜裏便宜了妳，管二爺辦款還沒有回來嗎？月娥這時上下牙戰成一團，答不出話來，素芳掩着鼻兒說道，妳可是賣人的鴛兒？那婆子見素芳相貌威嚴，忙陪笑道，好說小小姐，小姐貴姓啊，素芳道，妳只說妳進來有嗎事吧，快說快說，那婆子道，小姐我們沒有什麼事，管二爺昨天夜裏買了我們這個人，給了一個存錢摺。我們剛才到銀行問了一問，倒是不錯，但是這款還不到期呢，如果非支不可。必須打舖保，還須管二爺打圖章，我們這時來看看管二爺在屋嗎，連問問下欠的一百七十元款子，給辦齊了沒有，如果辦齊了，我們便一塊梢着，素芳道，就是這點事嗎，婆子道，是吶，我們連來向小姐請安啊，素芳揮手道，管先生還沒有回來，出去候着去吧，那婆子聽了，不敢強言，只說道，我們忙着吶，管先生沒有回來，我們先去辦事去了，說着向李素芳福了一福出門去了，月娥見她去了，心口上的一塊泰山石方才落地。李素芳和月娥吃着茶等候俊生，越等越不來，壁上鐘鏗鏗打過了四點，仍不見俊生回來，李素芳由沙發上站起身形，伸了一個軟腰，向月娥道，天已四點，管先生仍不回來，我還有點別的事，我要走的，說着拿了皮夾便走，月娥攔她不住，只得讓李小姐去了，她也沒送

李小姐，却連房門都沒出，素芳出了旅舍，將車夫喚醒，上了汽車，只聽着車笛鳴的一聲響，飛也似的去了，看官，怨道，管俊生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怎麼去了這多半天沒有回來，原來他今晨別了月娥，出了北辰旅舍，坐了洋車，車夫拾起車把，按着路徑跑了下來，俊生坐在這車上，不免回想起昨夜之事，俊生覺着這位安月娥長的倒很秀麗，只是她也是個水性楊花的女子，想她既和李昆戀愛，就應專愛李昆，這時李昆爲她剛剛吃了冤枉官司，被押法院，還不知怎樣，她昨天夜裏竟又和我輕薄起來，看起來這樣女人的心，真是水性楊花，毫無真情，無怪乎被人貨賣爲娼，這大概也是冥冥中的一番報應，俊生想至此，暗道，像這樣水性楊花的女子，我何苦爲她這樣的奔波，簡直我不若這時擲手不管，倒省却許多麻煩，昨天夜裏，只顧着逞慷慨，却把所有的四百元存款，滿都擲出，這倒是小事，只是將給王經理施好義寄的一百元款子，也爲她給了那婆子，今天上午借不得款那掛號信便又寄不去了，這是多麼糟糕，俊生坐在車上，細一打算盤，今天須借得二百七十元現洋，方能了事，如果今天借不得二百七十元的款子來，不但濟南的掛號信去不了。這婆子還不知怎樣發威，給我弄如何的難看呢，到那時她要吵起來，被衆住客聽明白了，豈不要把我羞死，那時那婆子若要領她走，我又怎的對得起她呢，俊生坐在車上，翻來復去的想着，那車夫忽然停步放車，一邊拿手巾擦汗，一邊向俊生說道，您看看是這個門嗎，俊生慌忙下得車來，舉目看去，就見路北一座鐵門，裏

邊是樓房，俊生來到鐵門跟前，細一看清潔費的收據條子。正是李公館，俊生遂將電鈴捺一捺，等了好大時候，才見由門房裏出來一個僕人，一邊揉着眼一邊走至鐵門前，由鐵欄杆往外一看，驚異的說道，少爺你出來了嗎，太太昨天剛坐特別快車到青島去託親戚去了，俊生站在門外一聽，便知是這僕人，拿自己當作了李昆，忙說道，你們這裏是李公館嗎？那僕人正在忙着開鐵門，忽聽俊生這樣說話。抬頭一看，原來錯了，並不是他家少爺，那僕人忙停了手，向俊生道，先生您貴姓呀，找誰哪？俊生道，我姓管，我剛從青島來，張處長太太讓我給你們少爺捎來一個信，僕人聽了，看了看俊生笑着開了門，向俊生道，您老剛從青島張處長那裏來啊，我們張太太到了嗎，俊生問明原委，原來李昆被押法院，急的他母親李老太太不知怎麼是好，東託人，西託人，幾天以來，一點效果沒有，昨天帶了兩個下人。坐津浦特別快車，轉往青島託張處長去了，這時李公館裏祇有幾個當差的和幾個老媽子在家看門，公館裏並無主事之人，俊生問明原委，便辭了僕人，出門登車，吩咐車夫到法院去，車夫從命，便飛奔下來，及至到了法院，剛剛七點半鐘，俊生到裏邊看了看，朋友們都還沒有來到，原來法院裏是上午八點上班，這時才七點半鐘，所以都還沒有來到，俊生出了法院，上了車，吩咐車夫奔李金屏家來，這俊生坐在車上，暗想我這時到了他家，向他和嫂子說明原委，借他二百七十元款子，拿回去便將諸事解決，想李金屏哥哥和嫂子素日都是很慷慨的，我將這事說明，他們絕不

會駁我的，俊生想看的工夫，已經來到李宅門口，下了車拍開門走了進去，李太太正在喂鳥，金屏正在坐着吃點心，見俊生進來，他們夫婦兩個一齊站起身形，讓俊生吃點心，俊生笑道，嫂子和哥哥請吧，李金屏笑問俊生道，大早晨就來了，有什麼事嗎，俊



弟兄們值得這樣客氣，簡捷說，你有什麼事吧，俊生陪笑道，我向來沒有和你借過錢，今天要開開張，李金屏笑道，兄弟你向來不好打差，怎麼到青島去了一趟回來，學會打差來了，俊生鄭重的說道，這是真事，並不是打差，兄弟向來不敢和哥哥打差的，李金屏笑道，你不是差，昨天剛將存款摺子拿去，怎麼今天還來借錢，俊生道，那摺子上只存着四百元錢，而今須用八百元款子，除了那四百元，我另外又借來了一百元，身上還

生陪笑道，正是有件事，來求哥哥呢，金屏一邊吃着點心，一邊帶笑說道，兄弟你有什麼事，吩咐我吧，只要在可能範圍以內，什麼都可以照准，俊生聽了站起身形，向李金屏鞠躬說道，小弟謝謝，李金屏笑道，瞧你這是什麼事情，自己

有三十元，一共有五百三十元，尙欠二百七十元呢，李金屏聽俊生要用這許多款子，不知俊生做什麼用，忙問道，你剛來到天津才一兩天的工夫，怎麼用起這許多款子，你是作什麼用的，俊生道，只求哥哥今天借給我二百七十元的款子，不要問我做什麼用，等過後還你的時候，再告訴你作什麼用的，李金屏道，你這時借多了沒有，三百元倒還拿得出來，只是你須說明白作何用途，否則一元錢少，一元錢也不能借與你，俊生道，好哥哥，好朋友，你借給我吧，李金屏道，借給你倒不算什麼，但是須聽聽你作什麼用，按你素日的品行說，我准知道你這時借錢不是胡用，但是你處世尙淺，社會上的事情你不見得完全明瞭，別看你是小說家，兼而爲法律家，其實你看不透的事尙多尙多，實告訴你吧，昨天我到你那裏去，就是去調查你去了，昨天你走後你嫂子告訴我，你把摺子拿去了，我就有點不放心，特到你那裏去，原來已經處分了一百，好性那一百元是犧牲在朋友身上，倒還不算什麼，一宵的工夫，你又出了什麼新詞，竟用如許多數款子，俊生道，我今天忠告你一句，朋友不可不交，然而交朋友也要量力而來，再說現在這種社會，人情澆薄，面帶忠厚者，未必不是內藏奸詐，滿口裏仁義道德，心裏也許是狼心狗肺，總而言之，畫龍畫虎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你這一宵的工夫，就要用此鉅款，你說你究竟是作什麼用，如果正當，還是那句話，這時你借多了不成，三百二百的倒還拿得出來，你要自思自想，你用這許多款子是不是作的正事，如果是作正

事。我想你就不能不直接了當的告訴我了。你妻子和我每當茶前飯後的時候，便拿你作談話資料，我常對你妻子說，俊生將來不可限量，你妻子更贊成你，她說你可稱得起是一個模範青年，可不是我這時故意對面捧你，皆因素日贊成你，才關切你，才愛護你，你這時借錢，才逼問你作什麼用途，你要明瞭我的意思，並不是故意難為你，逼你不願意說的話，實在是人心險詐，神鬼難測。你想你一夜之間，要用如此鉅款，無論是弟兄方面，朋友方面，都應當詢問一遍的，俊生弟弟，以為如何，李金屏這一套話，將個管俊生說的垂頭不語，心裏暗暗叫苦，欲待不告訴他吧，看這情形，款子是絕不借給，要是告訴他了，看他這話裏話外，也不能借給，又一想，我作的這事，雖然是爲了女人的事，不大光明，但是自己捫心自問，倒還不認爲是荒唐，不若我實話實告訴他，他借給我時，省得我今天爲難了，他不借給我時，我也須趕快另想別圖，俊生想罷，遂抬起頭來，先望着李金屏笑笑，接着說道，哥哥言之有理，只是捧詞實不敢當，我今大向你借款，倒是止用，不妨我實話實告訴你，李金屏道，這不截了嗎，你要早些告訴我，不是早已解決了嗎，快說快說，說明白了，該怎麼辦就怎麼辦，辦完了我該去上班去了，俊生河頭看了李太太，就見李太太直着兩個元寶玉耳，靜等着聽他的言詞，俊生扭回頭來，未曾開言，先紅漲了臉，試了幾試，才說出口來，便將昨夜睡覺，如何聽見隔壁呼慘求救。他如何隔壁理論，如何起床，闖進被室，如何看見鴛兒毒打月娥。他如何問明月

娥的可憐遭遇。如何和鴉兒議妥價洋，如何交了鴉兒四百元的存款摺子。又如何，將滙往濟南的一百元款子，和身上帶着的幾十元款子，如何一併給了鴉兒，如何言明下欠的一百七十元在今日早晚交齊，哥哥你想，我既已將這事做到這般程度，我還能反悔嗎，再說事實上也不能反悔，這個沒有別的，只求哥哥今天借與二百七十元款子，給鴉兒一百七十元，趕快給濟南匯去一百元，以濟朋友之困，而維少女之命，哥哥的功德無量，我此生難忘。好哥哥，好朋友，快給我拿二百七十元出來，這時郵局業已開了門。這封掛號信，我還帶着呢，你給了我款子，我馬上先將這封掛號信寄去，俊生說着，由衣兜裏將給王征亭先生的那封信拿了出來，李金屏聽罷，站起身形，大聲向俊生說道，看看如何，果然是這麼回事，李金屏說這話時，望着他的太太，李太太沒有言語，李金屏接着說道，俊生弟弟，對不起的很，我這時手裏沒有錢，不能從命，俊生道，好哥哥，快救我一下子吧，你剛才說借多了不成，三百二百的不成問題，怎麼這時又說沒有錢了呢，這不是前後矛盾嗎，這裏雖然沒有書配官寫你的口供，但是有嫂孀子站在這裏，聽的明白，剛才有了錢，這麼一時的工夫，也沒有鬧明伙，也沒有出搶案，怎麼就會沒有了呢，顯係推諉之詞，小弟難以深信，好哥哥，難道我們這許多年的朋友，連這幾個錢都不借給我嗎，李金瓶道，非是我說話矛盾，錢倒是有的，只不過你拿去做這事，我不甚贊成，我便不能借給你，你要知道，天津地面上，像這樣的事件，每日不知發生多少件，你要任性

的救起來，別說我一個月只有八十元的薪金，就有五百元的薪金，也供不起你的，簡捷說，我李金屏不比你管俊生，兄弟你筆尖一動，便是洋錢，寫個十萬八萬的字，便是一本書，拿到書局馬上就換來幾百元，家裏有父兄執掌門戶，用不得你分文接濟，你一個人在這地方。除了陪着朋友聽戲看電影吃個西餐花少數的幾個錢外。下餘的錢，高興作什麼，就作什麼，誰也攔你不住，誰也無權干涉，本來是憑自己本領掙來的嗎，哥哥我的境遇怎比得你，家裏老老幼幼十幾口人，有些田地，自己不會耕種，租與人家，每年得來的糧食，不夠吃用，我在這裏作這份差事，每月薪金八十元，除了局長主任家裏過壽辦喜事外，每月不過六幾十元進家，我和你嫂子住在這裏，每月房錢十五元，吃的喝的打上僕人，每月十五元不富裕，再有應酬，每月差不多至少也須三四十元的費用，每月再往家裏匯幾元錢的日用雜費，一個月混下來，不過積存個二幾十元，像這樣混三年，不夠兄弟、救一個人用的，兄弟你又不傻，替我打這算盤，現在天已不早了，我該上班去了，錢是不能借給你的，並不是我不贊成你的行事，我實在無此力量，說着戴了草帽，穿了西服，出門去了，俊生看了，沒有辦法，只好又向李太太央求道，好嫂子，他忙着上班去了，沒有工夫聽我替他分解，嫂子妳想我已經把這事做到這般地步，欲想終止，也是不成的了，好嫂子妳主張着借與我吧，李太太犯難道，這個我實在不敢主張了，如果、要不和你哥哥提說，只和我說，我倒可以主張着借與你，過後給他說，他也

就沒有法子，這時你已給他說明了，他已經說出不借給你了，我要強主張着借與你，他豈不要和我打架，兄弟你想是不是呀，俊生聽了，心裏說言之有理，口裏可不肯這樣說，他站起身形說道，我先到法院去探聽些事，等十二點我再來，說着辭了出來，上了車，便奔法院來，俊生到法院裏找得朋友，說明李昆被押，請朋友查查李昆是被誣的什麼案子，重要不重要，現在這案子到了什麼程度，朋友告訴他明天再來聽信，俊生便出了法院，上了車，車夫問他到那裏去，俊生坐在車上。想了一想。不若我這時到書局去，向書局老板借一借看怎樣，主意已定，便告訴車夫路徑，直奔書局而來，工夫不大，已經來到，俊生進了書局，恰趕上老板出門辦事去了，夥計斟上茶來，俊生吃着茶等候老板，一直等到午後兩點多鐘，才見老板回來，俊生將借錢的話一說，老板說可以，不過這兩日櫃上緊一點，請你趕快把稿子寫來，我好與東家說話，俊生一聽，老板的意思，是花錢可以，只是須先將稿子拿來，俊生一看這種情形，知道今天借款是辦不到的，又吃了一杯茶，便告辭坐車仍回李金屏家來，至時已是三點多鐘，俊生向李太太說道，來的又晚了，李太太道十二點來，也見不着他，他今天沒回來吃飯，俊生一看李金屏不在家，如果等他須等到下午五點多鐘，等他回來，還不知怎樣結果，索性也不等他了，這才辭了李太太出門登車，吩咐車夫回北辰去，車夫從命，拾起把飛車，也似的往回跑來，俊生坐在車上，暗自盤算，這時跑了一天，款子一點眉目沒有，這時回去，

怎的向安月娥說，那鴉兒要非逼我要的時候，我又怎樣應付她呢，俊生又回想自己和季金屏是多年的患難朋友，今天向他借這二三百元款子，他就不借給，還給我弄了個不見面，看起來錢這東西，真不是好東西，俊生想到這裏，心裏一動，暗道，錢這東西要說真不是好東西，却真是好東西，有牠可以濟獄中朋友之困，可以救安月娥之危，沒有牠便不能全朋友之義，便不能救人於危，反之牠可以隔絕親友間之感情，牠可以傷人之身，牠可以殞人之命，牠的魔力大矣哉，俊生想來想去，又想到書局老板的話，那老板說花錢倒可以，只是須先交稿子，我看季金屏和我這許多年的朋友，借他錢還不肯借給，其他的朋友，可想而知，看起來俗語說，「求人不如己」這句話，倒有至理，我既早回到旅舍，將稿本子拿出來，伏案速寫，一個鐘頭寫兩千字，一晝夜共二十四個鐘頭，可以寫四萬八千字，一本書五萬多字，只消今天一夜，明日一天，預計在明日晚上八九點鐘便可將這稿寫齊，我這時回去，向那鴉兒善說，請她等待明夜九十點鐘，再交她款子想她也不能不允，俊生心裏忽一動，自言自語的說道，錯了錯了，明天晚上八九點鐘寫不完，難道我在這二十四個鐘頭之內，不吃飯嗎，不走茅廁嗎，俊生想到這裏，忽的想起，自清晨起來，跑到這裏，點心也沒有吃，飯也沒有吃，忽覺飢腸轆轆，餓的心慌，他這時恨不想馬上就到旅舍，急忙要些飯菜，吃了下去，揮動自來水筆，一氣兒寫到明天八點鐘，多吃些點心，再繼續寫下去，將午飯隔過去，寫至六點鐘，大概這本稿

子便有了上半身，吃過晚飯，再繼續寫下去，一氣兒寫至十點鐘，便可宣告成功，寫畢馬上雇車到了書局，交稿取錢，回來除付鴉兒以外，下餘的寄往濟南，俊生想至此，高興起來，肚裏又不覺餓了，心裏也不覺發慌了，這時車夫停足，俊生抬頭一看，大樓牆上，標着北辰旅舍四字，原來已經達到，俊生下了車，給了那車夫一元錢，那車夫道，你再費心吧，俊生又掏給車夫一張兩角的票子，車夫道謝謝您，俊生轉身進了北辰，得得得跑上樓去，一直來到自己房間門口，先敲了敲門，聽月娥在內答言，便推門進來，月娥見是俊生回來，歡地喜天的迎上前來，俊生看了她這般歡喜形像，心裏却倒犯起難來，對她頗覺慚愧，因為自己這時本來沒有辦得款來，她這時歡喜，當然是以為自己將款辦齊了，所以她見我回來，方有這樣歡喜表情，不若我不等她問，先給她說明，明天晚上便可將款領來，省得教她這時歡喜過甚，再聽沒有辦得款來一句話，使她的精神受重大打擊，倒是不妙，俊生心裏這樣想着，口裏便向月娥說道，安女士妳只管歡喜吧，款子明大夜裏便可以取來，月娥聽了大笑道，款子嗎，早有人給送來了，俊生一聽，便是一楞，忙道，誰給送來了，安月娥撇開俊生的手，跑至桌前，伸玉手將李素芳留下的鈔票拿了過來，笑向俊生道，管先生你看，是不，俊生接過來一看，就見浮皮一張就是百元，俊生也顧不得數那鈔票是多少數目，忙問月娥道，李小姐呢，月娥道，太不湊巧了，今天早晨你剛走不過十分鐘的工夫，李小姐便來了，一直等到十二點，在這裏和我

一塊吃的飯，又等下去，直等到三點多鐘，仍不見你回來，才出去走了，俊生道，妳知道李小姐何時到的天津，月娥道，我不知道，俊生又問道，妳知道李小姐是從那裏回來的嗎？月娥道，不曉得，俊生道，妳知道李小姐剛才出去向那去了，月娥道，說不清楚，俊生聽了，急起來道，李小姐在這裏差不多待了一天的工夫，又和妳在一塊吃的飯，妳怎麼就不知李小姐是何時到的天津，是由何處回來的，走的時候妳就沒有看見向那去嗎？月娥陪笑向俊生道，李小姐雖然在這裏待了多半天，我們倒也談了不少的話，只是她問我答，她並沒有告訴我，她是何時到的天津，也沒向我說，她是由何處而來，俊生道，怎的妳不問問呢，月娥道，你早晨走的時候不是告訴教我少和人說話嗎，因此李小姐問我的，我不能不說，李小姐不問我，我連一句話也未會多說，俊生聽了，無言可答，又向月娥道，她走的時候，妳也沒看見向那邊去了嗎，月娥陪笑道，問這個有什麼用，俊生道，她要是由此向北去了，便是回司令部公館去了，我可以去電話，如果是到別處去了，我就再沉一沉去打電話，月娥道，她走的時候我沒有出房門，所以沒有看見向那方去了，俊生道，怎麼李小姐走的時候，妳就不送出去，連房門都沒有出，這夠多不恭敬吶，虧得是李小姐，要是別人，豈不見怪嗎，月娥將小嘴一撇道，這都是你今天早晨告訴我們的，着我們不出房門，李小姐走的時候，我們真想送出去呢，只是你有言在前。我們便沒有出去。這時候你倒埋怨起我們來。我們只好聽着。誰要你是救命的恩

人呢，月娥說着，眼圈一紅，竟掉下淚來，俊生看了月娥這般景像，不由的又想起了昨天夜裏她跪在我的面前，千恩萬謝的時候，她也是掉着眼淚，那副面色和這時却是一樣，俊生想至此，忽然想起他在青島被押在軍警督察處的時候，蒙素芳給送飯，又蒙素芳在外求情設法，自己才得回津，否則這時或者已經死於非命，輕者說這時也須被押法院，嚐那鐵窗風味，若不是素芳我這時焉能住在這裏，我在青島被押的時候，曾經想就，不論何日見了她，一語不發，便跪在她的腳下，三拜九叩，呼她千聲菩薩，喚她萬聲恩人，却不想我還沒有給素芳下跪，這時却倒先有人向我下跪了，我還沒有抱住素芳的腿高呼救命的恩人呢，這時她倒喚起我恩人來了，俊生回想起素芳救他的這般事，又看了月娥這時的景像，心裏不覺有所感動，就覺着眼角兒發熱，鼻孔兒發酸，兩點辛酸之淚，含在了眼眶裏，俊生含着眼淚，去看月娥，就見她珠淚滾滾，傷心備至，俊生是個富於情感的青年，見月娥如此傷悲，因想她比自己還要可憐，自己被押青島，蒙素芳救了出來，這時回到天津，仍與從前一般無二，如果想着回家，便坐火車回到老家，家裏高堂齊在，哥嫂妻弟一個不短，仍然是如故，想她這時雖然是被我贖了出來，但是她的父親早死，母親已亡，兄嫂安在，素芳救我，可以說是將我救回了快樂的世界，我這時將她贖回，今而後她將寄託於何人，無依無靠，孤苦零仃，豈不仍是一個可憐的人，看官，俊生若呼素芳救命的恩人，素芳聽了，可以微笑，可以揚眉吐氣，月娥此時呼

俊生爲救命的恩人，真使俊生慚愧無地，而愈覺替她傷悲，愈覺和她表同情，於是月娥哭泣，俊生落淚，當時這種情景，如不相加研究，閱者一定不肯相信，本來款已湊齊，月娥已算逃出了苦海，歡喜之不假，怎好對俊生哭起來，就皆因是上邊這層原因，且說俊生和月娥正在相抱互悲的當兒，就見房門一啟，進來一位女人，俊生和月娥慌忙撒開，月娥看那女人，年在二十四五歲光景，人物很是瀟灑，並不認識，俊生抹淚看去，不是別人，正是李金屏的太太，自己的嫂子當時倒吃了一驚，忙問道，嫂子妳來作什麼？李太太望了月娥一眼，抿着嘴笑了笑，才向俊生道，得了兄弟，不用哭了，你走後我恐怕你回來想不開，便拿了摺子和我的圖章，隨後追來，却果然就苦眼抹淚的鬧起來，快給你吧，二位都別哭了，李太太說着，將存款摺子和她的圖章，便給俊生，不因此一番有分教，純潔無邪的青年落下嫌疑（此句指管俊生言），光明磊落的小姐竟受諷誹，（此句指李素芳）正是：

感情衝動難自檢，男女相假豈無嫌。

竟後事如何，且待下集分解。

六集摩登花繼續出版了！

